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序

詳校官原任編修臣徐立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二百九 集部

御製樂善堂全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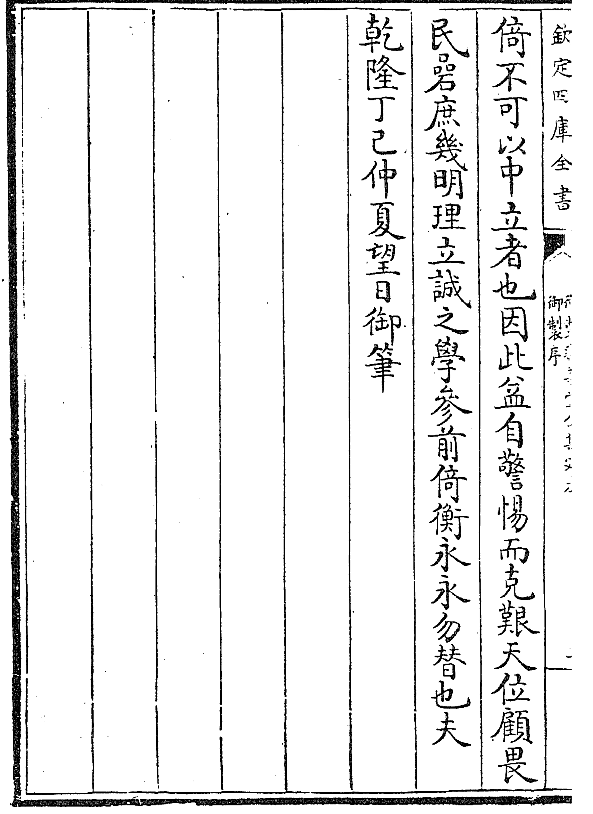
朕少讀尚書見二帝三王以及繼世之哲后君臣咨儆惟是身心性命之本原其敷政命官亦惟根柢道德而不規規於事為之末及考詩易四子之言凡論政者皆與書所稱同其指歸互為表裏其後博涉諸史則雖明盛之世所殫心竭慮者大概詳於事功而略於本原教化之升降治象之崇卑其分歧實判於此用是日有孜

致求所以取道入德之門蒙

皇考示以明理立誠之大訓而略得其統貫又念修辭必本乎誠故凡見於古文詩辭者咸以是為宗而不敢有貳焉往者歲庚戌曾録數年中所作序論書記雜文詩賦次為十有四卷置諸几案時就所言以自檢其行嗣是所作蓋四倍前繼序以来躬理萬幾兢兢業業惟恐一事失宜負

皇考付屬之重思如曩時從容文墨之娱不可復得然少

有餘閒未嘗不考鏡經史以自觀省爰取庚戌文鈔所載存十之三續作未訂入者存十之七總為一編共若干卷非欲以文辭自表著蓋是集乃朕夙昔稽古典學所心得實不忍棄置自今以後雖有所著作或出詞臣之手真贋各半且朕亦不欲與文人學士爭巧以轉貽後世之譏則是集之輯有不得已者記曰本諸身徵諸庶民曩予自檢所行以勉副所言者乃日用酬酢之常令茲所行事無大小莫非政教之平陂生民之苦樂相



倚不可以中立者也因此益自警惕而克艱天位顧畏
民碞庶幾明理立誠之學參前倚衡永永勿替也夫

乾隆丁己仲夏望日御筆

乾隆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奉

上諭近日偶閲樂善堂集緣初刻所存卷帙頗繁其中多有不甚愜心之句昔人云文章千古得失寸心朕非悔其少作博不惜情去留之名政以隨時删訂則今昔詣力所到端可藉以自騐其令内廷諸臣悉心校閲分擬應存應删簽貼進呈候朕裁酌重訂定本以付剞劂欽此

上諭

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臣蔣溥等謹

奏乾隆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奉

上諭近日偶閱樂善堂集緣初刻所存卷帙頗繁其中多有不甚愜心之句昔人云文章千古得失寸心朕非悔其少作博不恡情去留之名政以隨時删訂則令昔詣力所到端可藉以有驗其令内廷諸臣悉心校閱分擬應存應删簽貼進呈候朕裁酌重訂定本以付剞劂欽此臣等恭奉

樂善堂全集公同敬謹校閱仰見我

皇上德協天行學勤時敏散體之文囊括六經自先聖

以至先儒之理無不陶鎔貫串體大思精駢體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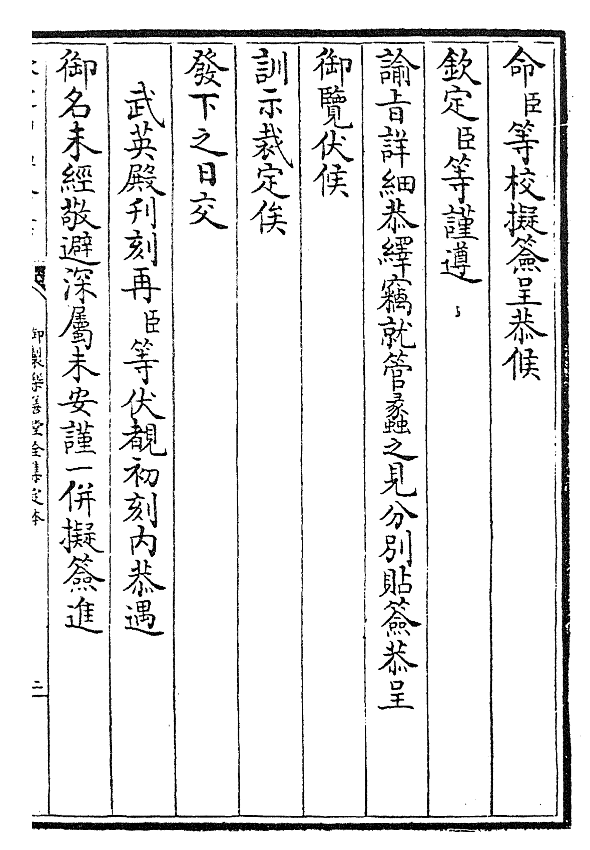
文軼唐駕漢籠罩羣言風格髙古詩章則融洽三

百篇温柔敦厚之㫖博採歷代之英華而機杼自

出是内聖外王之全學無不統備無賅實足以

訓行萬禩兹恭承

聖訓



命臣等校擬簽呈恭候
欽定臣等謹遵
諭旨詳細恭繹竊就管蠡之見分別貼簽恭呈
御覽伏候
訓示裁定俟
發下之日交
武英殿刋刻再臣等伏覩初刻內恭遇
御名未經敬避深屬未安謹一併擬簽進

呈仰祈

睿鑒再集內所刻制義理醇詞茂雅正清真洵為文章

榘矱今臣等恭查制義卷內計文共得二十七首

似應於目録末標附録制義四字而附刻於詩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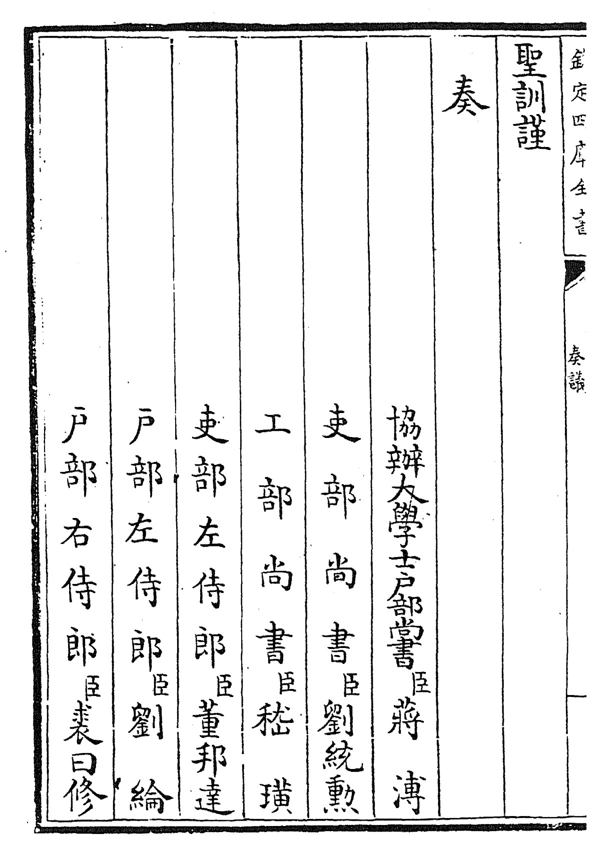
雜文之後標籤書樂善堂制義下刻一小附字則

於刻集體製更為妥協至原本久經頒行今後訂

成定本在我

皇上制作如日月經天原可聽其並行但現在定本既

經詳訂而出海內藝林寶購必當奉為指歸所有
原本自應陸續恭繳臣等請
旨凡內外臣工曾蒙
頒發初刻及書坊翻板并外省官刻本並令隨時收繳
不必立定限期及行文追查在內交軍機處彙繳
在外由各該地方官轉送布政司敬謹收貯定本
刻成時仍乘便發交各布政司照依摹刻印行嘉
惠天下臣等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候



聖訓謹

奏

協辦大學士戸部尚書臣蔣溥

吏部尚書臣劉統勳

工部尚書臣嵇璜

吏部左侍郎臣董邦達

戸部左侍郎臣劉綸

戸部右侍郎臣裘曰修

禮部左侍郎臣介福

兵部左侍郎臣觀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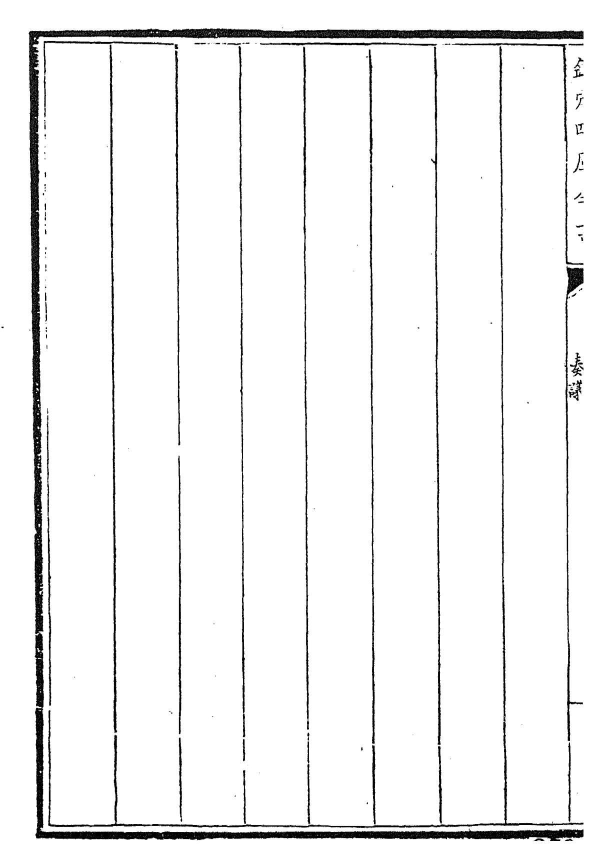
刑部右侍郎臣王際華

工部右侍郎臣錢維城

內閣學士臣錢汝誠

乾隆二十三年八月十五日奉

旨制義不必刊刻餘依議欽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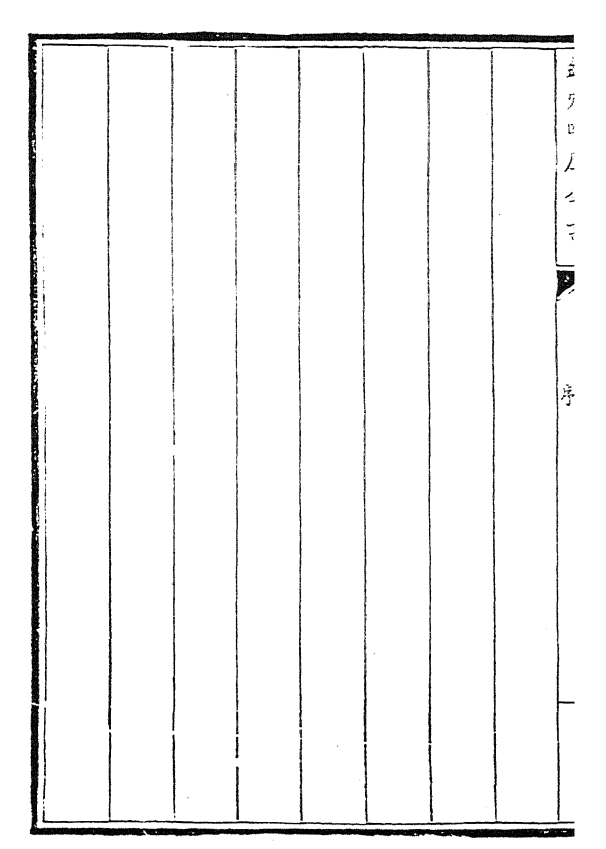


庚戌年原序

余生九年始讀書十有四歲學屬文今年二十矣其間朝夕從事者四書五經性理綱目大學衍義古文淵鑑等書講論至再至三顧質魯識昧日取先聖賢所言者以內治其身心又以身心所得者措之於文均之有未逮也日課論一篇間以詩歌雜文雖不敢為奇辭詭論以自外於經傳儒先之要旨然古人所云文以載道者內返竊深慙恧每自思念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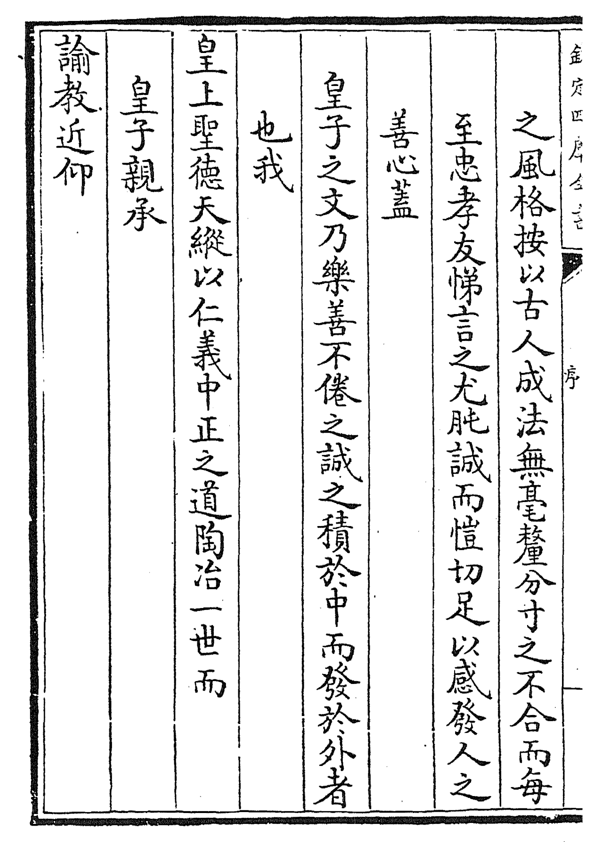
皇父深恩時聆訓誨至諄且詳又為之擇賢師傅以受業解惑切磋琢磨從容於藏修息游之中得以饜飫詩書之味而窮理之未至克己之未力性情涵養之未醇中夜以思惕然而懼用是擇取庚戌秋九月以前七年所作者十之三四略次其先後序論書記雜文詩賦分為十有四卷置在案頭便於改正且孔子不云乎言顧行行顧言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常取余所言者以自檢所行倘有不能自省克以至於言行不相顧能知

而不能行余愧不滋甚乎哉



六經之教皆以明仁義中正之道而感發人之善心也降及子史必依於經義足以備勸懲輔教化然後為後世所誦法故唐宋諸文家自言所學必原於六經仁義之旨然則樂善不倦固敦行之要而亦發為文章之根柢與雍正十年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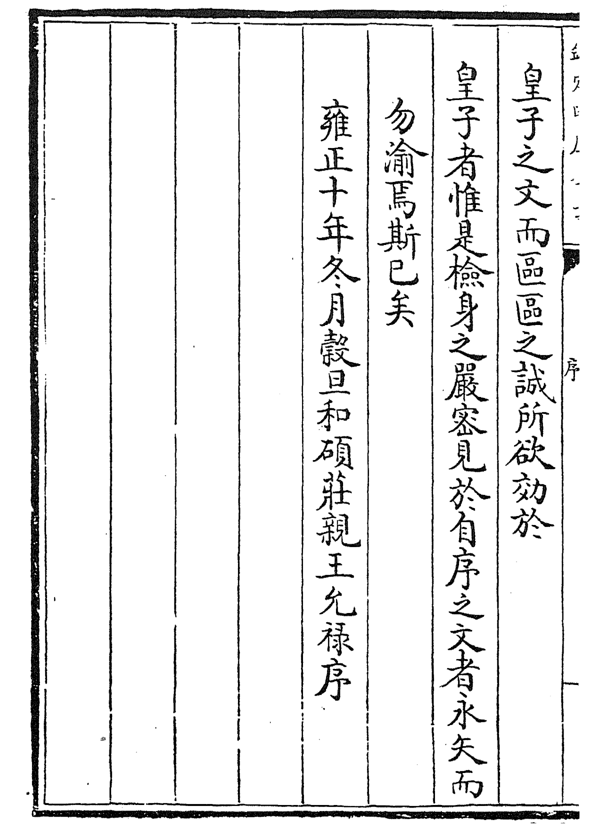
皇四子以所為樂善堂文鈔示余而屬為之序發而觀之經句涉月猶不能窮其奧美也其義理一本於五經四子而折衷於宋儒之言其文之意度詩



之風格按以古人成法無毫釐分寸之不合而每至忠孝友悌言之尤肫誠而愷切足以感發人之善心蓋皇子之文乃樂善不倦之誠之積於中而發於外者也我皇上聖德天縱以仁義中正之道陶冶一世而皇子親承諭教近仰

儀型朝夕觀感浹於耳目心志之間者尤深且切而又篤志好古深思力探於古聖賢人之言而近體諸身故發為文章充實光輝而不可揜如此乃

皇子且自以為未足自序之文猶曰彚而成帙置之案左以便改正即文之不敢自是而望道之切可知矣又曰常取所言以自檢所行懼言行之不相顧也則進德之誠可見矣此古聖賢人樂善不倦之實功也余淺見寡聞不足以發揚



皇子之文而區區之誠所欲効於

皇子者惟是檢身之嚴密見於自序之文者永矢而勿渝焉斯已矣

雍正十年冬月穀旦和碩莊親王允祿序

文以載道道之體於身者為德而發於言者為文故韓子論文曰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又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孝弟者仁義之實道德之根源也

皇四子幼侍

聖祖仁皇帝特荷慈眷朝夕

訓誨且見我

皇上視膳問安致愛致敬無事不與往聖同揆至性薰

陶耳目濡染由是體諸身心發於言動者不待模擬自成方圓夫聖經賢傳所以勤勤亹亹牖翼萬世其道無他父子君臣之大倫而已

皇子性資樂善於道德仁義之根源既得之

聖祖之漸涵復申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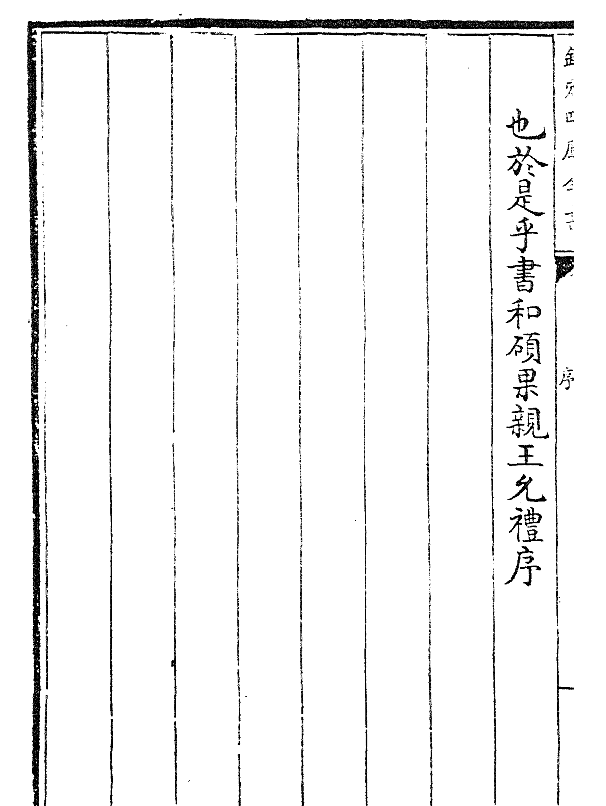
皇上之諭教而又切磋於師友研極於詩書早夜孜孜日新其德故發為文章左右逢源與道大適衡以古作者之法中規中矩不失扶寸而事關人紀言

之尤懇切而周詳使讀者忠孝友恭之心油然而生夫自古文人學士有一言之幾於道其文必遹遠而存況

皇子之實體於身而藹然溢於言外者乎

皇子夙以樂善名堂因以標文集即此見平日心力之所注而所以為文之根源具在於是矣壬子八月以序屬余反覆尋繹深慶

皇子之德業日進加益而自忘其學之膚言之不文



也於是乎書和碩果親王允禮序

我

聖祖仁皇帝燕翼詒謀盡善盡美

皇上純孝天亶當居藩邸時先意承志尤得

聖祖歡心康熙六十一年爰命

皇四子寶親王入侍内廷以示寵異是時

王年方舞勺而予齒亦埒相對甚歡及

皇上紹膺大寶余以冲年特承

恩命忝封貝子晉封貝勒自顧無寸長足録惟以恭謹

愼自檢束遂蒙

恩眷每入覲

皇上時遇

王輒承奬許把握深談大有乳水之合癸丑夏月出所著樂善堂文抄見示余爲莊誦一過見其論記文序賦頌詩歌無體不備約數萬言因爲舌橋不下作而言曰古謂立德立功立言爲三不朽在古人非欲岐之也太上不易得得其次亦可以不朽

矣而衡以聖賢之道則德其所内蘊耳著之而為功宣之而為言莫不皆備於一身則三而一者也

今

王以樂善署其堂而復以名其集蓋善即德也德備而功與言隨之如水之有本木之有根其條達流行有不期然而然者然而混混湯湯觀瀾而知其本也刁刁調調攬葉而知其根也則欲測

王之德與功者又何不可於其言觀之哉今為取其

文而讀之於其藹以和者見仁之德焉嚴以毅者見義之德焉暢情而不繁洞物而不察堅確而不移者見禮智信之德焉夫渾而名之之謂善得之於己之謂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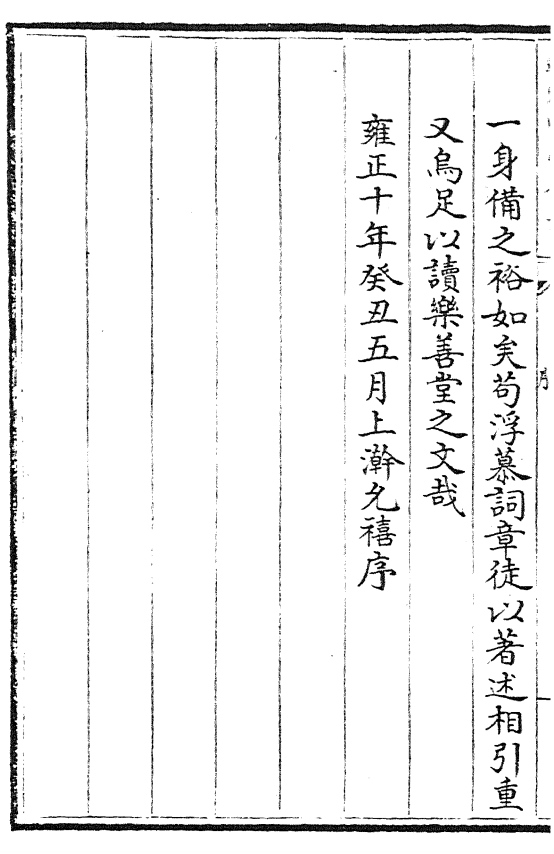
王之樂善

王之取善也盖善無窮而取善之心孶孶矻矻日有積而月有累故其發而為言得心應手自有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當止之致斯其藴之也深而

養之也素矣劉晝慎獨有曰枕善而居之不以視之不見而移其心聽之不聞而移其情也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争故幾於道斯二說者可舉為

王贈也夫文所以載道也言者心之聲也而非藴之養之則不足以資其本而培其根今

王之樂善如此擴而充之於以優於天下而馴至於大舜之域其可涯量哉將見為德為功為言皆以


一身備之裕如矣苟浮慕詞章徒以著述相引重
又烏足以讀樂善堂之文哉
雍正十年癸丑五月上澣允禧序

夫文所以載道也自漢唐宋明以來有道諸儒皆發為文辭以明聖賢之奥旨作為詩歌以暢一己之襟懐令後世讀之者玩其辭繹其旨稱揚效法之恐後文之有功於後世豈淺鮮哉若夫稟頴異之姿而精研典籍日與賢師友稱先則古討論蔵修弟之視

兄雖所處則同而會心有淺深氣力有厚薄屬詞有工拙未敢同年而語也吾

兄隨

皇父在藩邸時朝夕共處寢食相同及

皇祖見愛養育宮中恪慎溫恭

皇祖見之未嘗不喜

皇父聞之未嘗不樂而又念弟之在家不能常聚迹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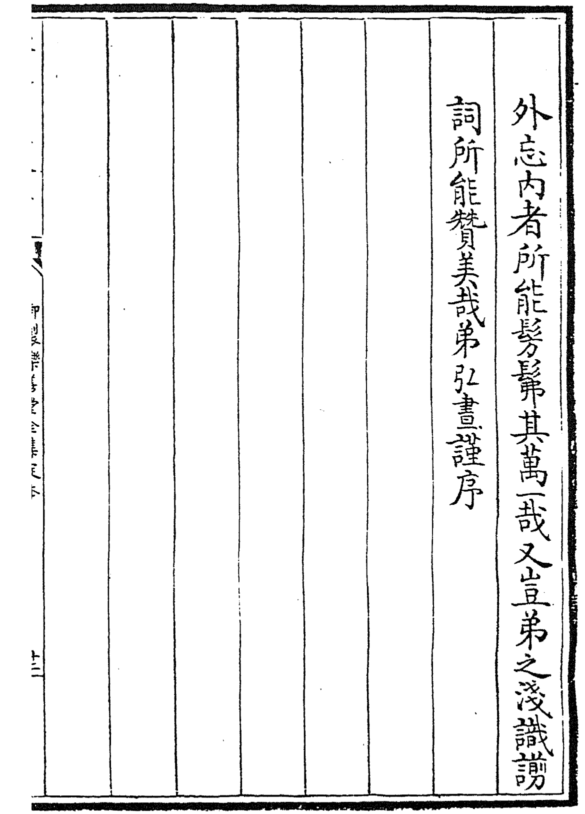
兩地心則相通吾

兄純孝至悌可謂肫然無間矣及

皇父尊居九五吾二人下帷讀書朝夕共處寢食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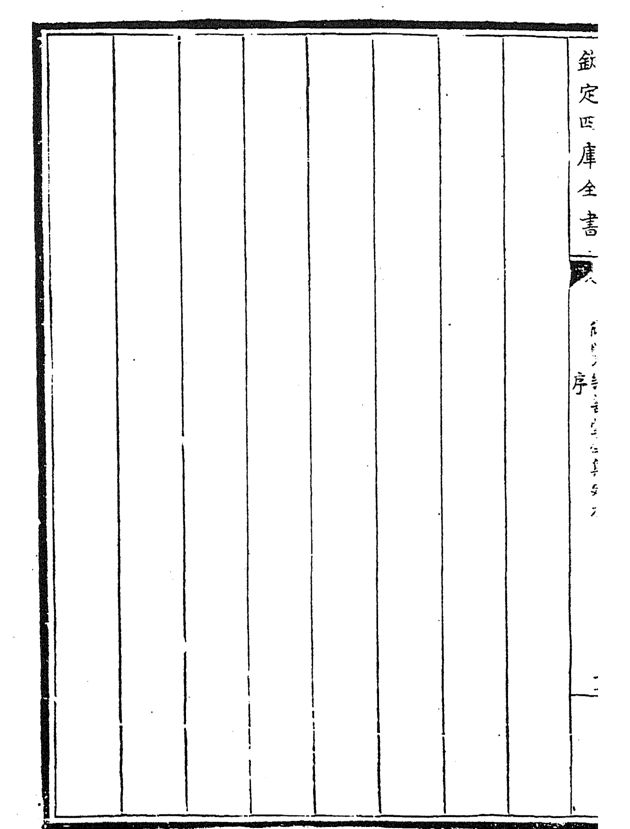
者如舊同氣之歡豈語言文字所能盡載乎吾
兄於問寢視膳之暇每有所得發為文詞日課文一
首雖退居私室亦不敢自懈手披心繹欲力追古
作者八年秋九月彙訂其序論詩賦雜文若干卷
而命余序余曰載道之文真儒為之無實之文務
名者為之務名者不求實得真儒則本之躬以見
之言而可垂於後世今觀吾
兄之文本平日所為講明踐履者積於中而發於外

上不負
皇父慎選天下英賢而教育之之心下不負十餘年窮
經力學憤樂相尋之篤志處帝王之家居富貴之
位書史所載未數數然也
兄之樂善無窮而文思因以無盡凡古聖賢之微言
大義修身體道之要經世宰物之方靡不發揮衍
繹娓娓焉暢所欲言即至一吟一咏亦皆揚風扢
雅温柔敦厚有合於三百篇之旨豈揚華摛藻猶



外忘內者所能髣髴其萬一哉又豈弟之淺識謭

詞所能贊美哉弟弘晝謹序


欽定四庫全書
序

文以足言而載道也內而極於天人性命之微顯而通於經綸事業禮俗百爲之賾皆由根柢深厚詣極精微而後出之有原發之莫測所稱閎中肆外貫乎道而齊乎義臻於玉振金聲之美葢徵聖垂文而作述以隆非偶然也彭弱齡猥蒙

聖恩受讀

內廷得侍

皇四子朝夕講貫竊見

皇四子問安視膳之餘耳目心思一用之於學考合古今徵論同異雖單詞隻義必條分縷析銖黍弗差每為文筆不停綴千言立就而元思泉湧采翰雲生蓋天資敦敏而又緝熙光明實為天人並臻其至者也積數年著作既富所裒樂善堂文鈔成彭盥濯讀之數過其研窮心性也則德成於天而明出自然微言探賾彌綸彜憲合心源道法一以貫之而無餘也其闡發經學也則深明博察探其

與而約其旨糟粃羣言彪炳至義發前人所未及而開後學以津梁也至於史事有難評之迹千秋積未發之疑抉隱解蔽往往出人意表蓋舉治亂興衰之故是非得失之衡莫不包括隱顯變通會適標論立義足以超古而信今矣旁逮詩歌賦頌體製美備寫天地之輝光琢元黃之麗藻雖組織辭令排比聲律然皆銜華佩實酌雅富言而非尋常之外飾雕艷所可擬於萬一者夫惟知之始能

言之顧彭淺何能知高深之際而陳贊頌之言哉

彭侍

几席誦習之下每苦於室而難通也輙蒙

片言提撕曠若發蒙而因端

指示引繩授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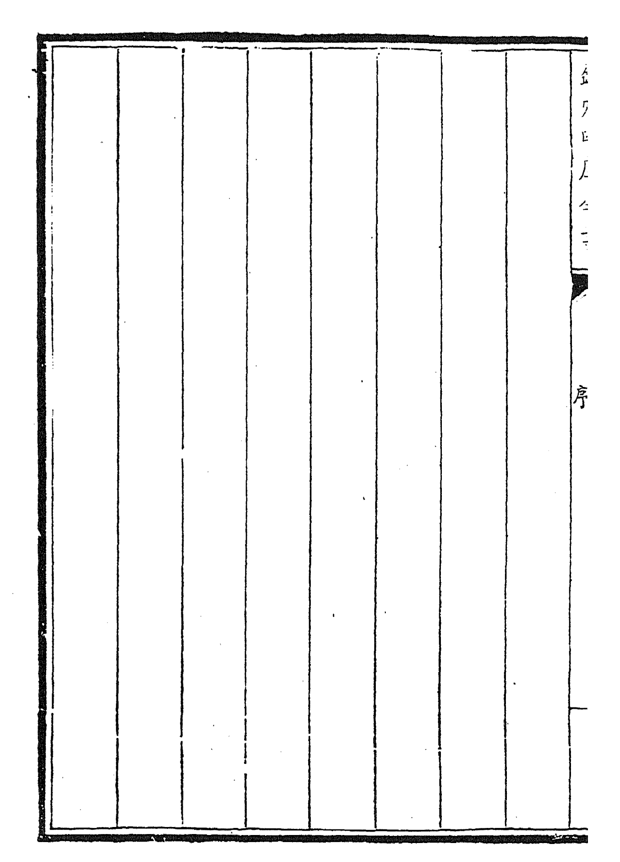
訓誨無倦所以培而植之者甚至顧以鈍質業不加

修而識不加長受讀茲編所謂出有原而發莫測

貫乎道而濟乎義者彭誠不足以知之惟略陳梗

概恭綴數言以為鼓吹休明之一助焉爾

雍正十年歲次壬子十月朔平郡王福彭謹序



善者一心之主宰萬化之根原事理會歸之極則也然非實有所樂乎此則見之不真信之不篤而其發為文章著為事業者終不能篤實輝光可傳於後世

皇四子寶親王性資純粹自幼為

聖祖仁皇帝所篤愛

特名育於宮中薰陶

德教

皇上切義方之訓廣延師保諮經稽史惟日孜孜所以培養德性恢宏學識者既厚且深矣爾泰以封疆之臣入參政事恭承

恩命獲侍

講筵竊見

皇子動容出辭溫肅之氣具備偶聆議論則窮本探原有經有緯未嘗不私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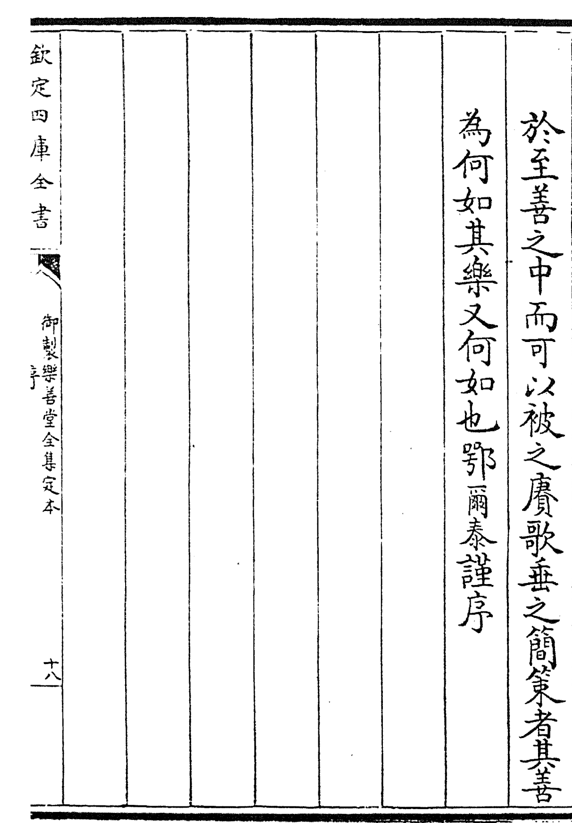
皇子秉元善之德而誠心體道不獨文學迥出乎尋

常也間出樂善堂文鈔若干卷以示開章二篇則曰立身以至誠為本讀書以明理為先此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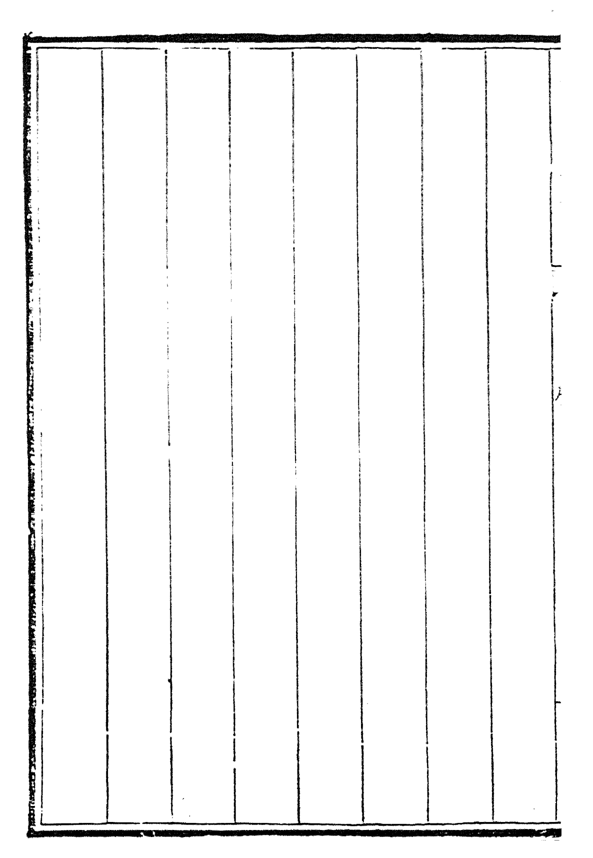
皇上御書以訓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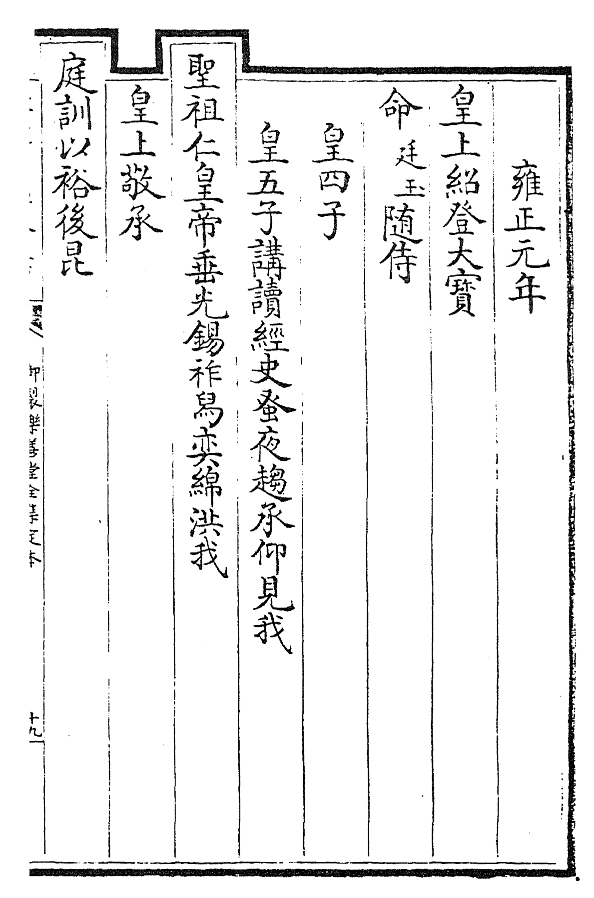
皇子者而即首以命題所為念茲在茲以迪元德而會衆善者莫不基於此矣至於推闡經義尚論古人窮極事理辨析羣言實有特出之見超乎前賢思議之外其或敷揚功德吟咏性情可歌可誦使讀者忠孝悱惻之情油然而生蓋

皇子樂善之誠充積於中而英華外發有不知其然
而然者昌黎韓愈所謂原於仁義而其言藹如者
於是集見之矣竊考六籍所載言善者甚詳而樂
善一語獨發之孟子與道性善稱堯舜之旨更相
表裏
皇子誠由斯集而充之明善以誠身本之心而驗之
事則精一危微之訓上接列聖之心傳者莫不於
此會其極而世際昇平太和翔洽𩢾𩢾焉各相感



於至善之中而可以被之賡歌垂之簡策者其善為何如其樂又何如也鄂爾泰謹序





雍正元年

皇上紹登大寶

命 廷玉隨侍

皇四子

皇五子講讀經史蚤夜趨承仰見我

聖祖仁皇帝垂光錫祚舄奕綿洪我

皇上敬承

庭訓以裕後昆

聖學相傳緝熙光大

皇四子粹質天禀明敏博達而功力縝密朝有課夕有程寒暑靡間有非專攻文學之儒所能希其萬一者自經史百家以及性理之閫奥詩賦之源流靡不博覽精擇講明而切究之每發一問立一義輒超出於思議之表而皆前人所未發覃心實學者之所宜辨析也含咀醲郁緼蓄富有時發抒其胸中所見著為論說詩賦諸體之作常不假思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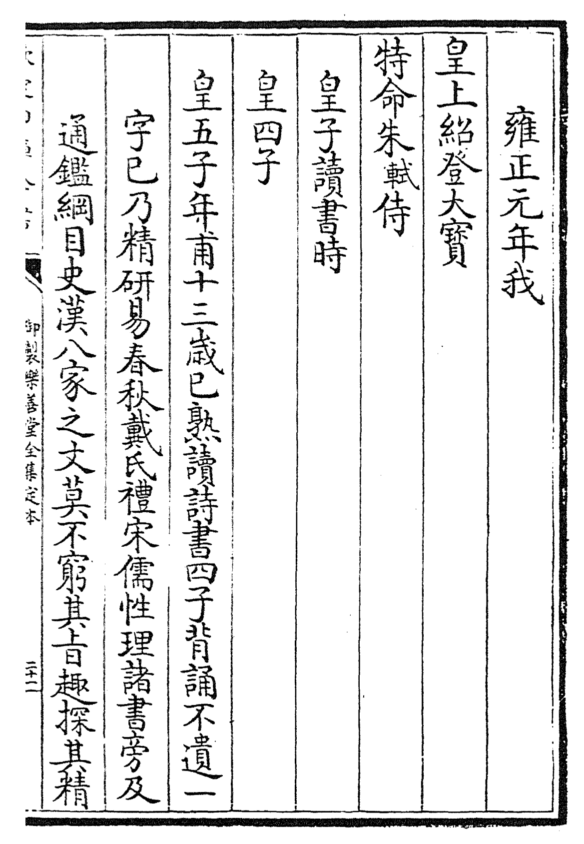
一揮數千言立就清詞逐旨首尾爛然數年來俱
不下千餘篇
皇子自加選擇得如干首彙為一集以示廷玉廷玉
受而循繹焉大抵意義淵深文采博贍而筆力之
雄俊健捷邁越等倫所闡明者聖賢之精蘊宇宙
之名理而所吐露者經籍之膏腴藝林之芳潤自
昔以文章名家者莫能逮焉
皇子之於文可謂才超而學邃矣抑尤願

皇子之不以此自多也間之文所以載道古聖賢修已治人明體達用之大要胥於是乎在匪直工其詞以為觀美也故曰非言之艱行之惟艱

皇子以天授之才博通古今之學循循乎祇遹

聖訓敬勤無斁誠於載籍之指要平日口誦心惟者既能言之又允蹈之自此進德修業日新歲益廷玉所樂得而揚其美盛者詎有涯哉

雍正八年歲次庚戌仲冬月張廷玉謹序



雍正元年我

皇上紹登大寶

特命朱軾侍

皇子讀書時

皇四子

皇五子年甫十三歲已熟讀詩書四子背誦不遺一

字已乃精研易春秋戴氏禮宋儒性理諸書旁及

通鑑綱目史漢八家之文莫不窮其旨趣探其精

蘊由是發為文章實大聲宏彬彬乎登作者之堂
矣雍正八年
皇四子自訂其所作詩文為一集名曰樂善堂文鈔
命軾為之序固陋如軾何足以知
皇子之文伏念
皇子以樂善顏其堂又以名其集讀者徒以文視文
雖揚扢諷詠咨嗟歎賞烏足測斯編之涯涘乎凡
人為一事而或作或輟者所樂不存焉耳

皇子之於文窮年累月抽思探賾俛焉日有孜孜誠

有味乎其言之矣然

皇子之所樂者善也非文也如以文而已矣雖如宜僚之弄丸庖丁之解牛得心應手亦徒虛車之飾耳於善乎何與哉樂善之說見於孟子所謂善者仁義忠信而已專言仁則為心之全德而義在其中兼體用而言則仁為體而義為用對忠信而言則仁義又為用而以忠信為之體苟存諸中者有

一毫不忠不信求幾於仁義可得乎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剛柔之流行不息迭運不窮者誠也聖人之於仁義亦如是而已矣自聖人言之則為誠誠者天之道也自學者言之則為忠信忠信者思誠也人之道也思誠之功維何格致以啓其端克復以踐其實戒懼以立其本慎獨以謹其幾循循於下學以漸幾於上達久之而私欲潛消理與心

融而樂生矣生則烏可已也烏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天下娛心快志之事孰有過於此者乎欽惟

聖祖仁皇帝德合乾坤功參化育我

皇上欽明緝熙聖以繼聖本精一執中之心法發而為蕩平正直之

皇猷萬方臣庶是訓是行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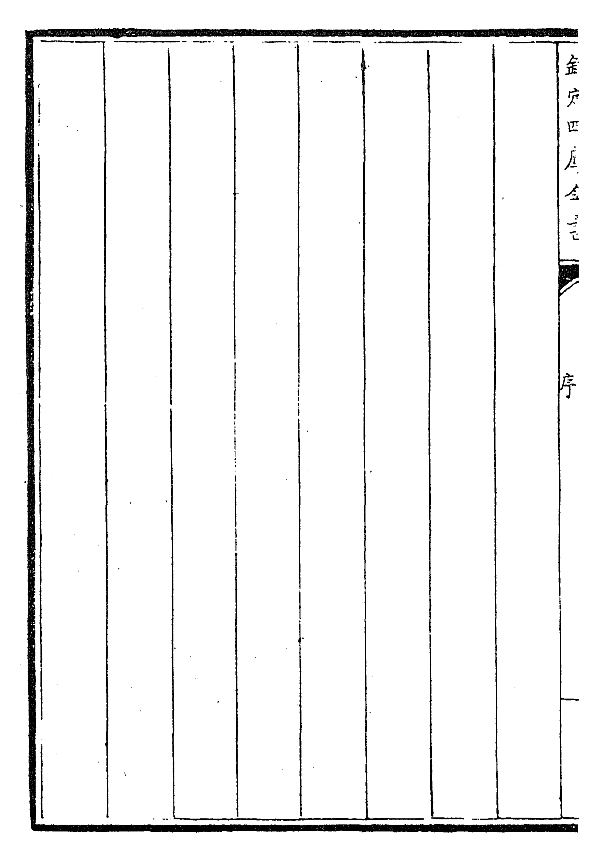
皇子天稟純粹志氣清明晨夕侍奉之下其薰陶涵

育於
聖德聖訓者固已日新月盛莫知其然而然矣從此敬
承無斁優游饜飫戒於思慮之未萌恭於事物之
既接進德修業之功孰得而窺其所至哉軾嘗聞
皇子之自言其文也曰詩歌賦古三百篇之流吾將
以為山水以為樂音以養吾心焉耳旨哉斯言凡
知者之樂水仁者之樂山以及先儒樂觀天地生
物氣象無往非善即無往非樂無往非樂即無往

非養也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夫無所得於中而强而行之則不勝其勞苟從事於窮理盡性而渙然有得亹亹不倦夫何難之有

皇子勉之哉

雍正九年辛亥十一月長至日朱軾謹序



雍正八年夏六月 廷錫篆

恩命得陪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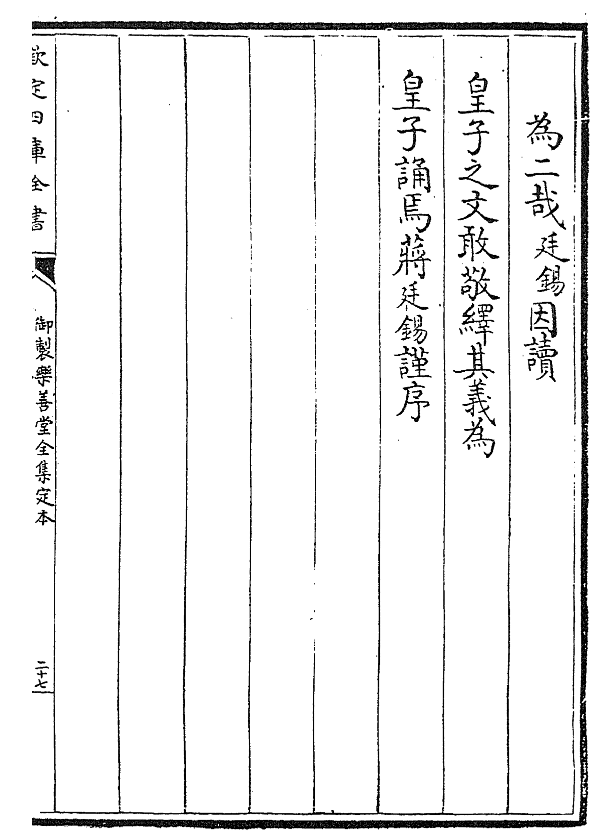
皇子講席竊見

皇四子孜孜典學日就月將自五經四子儒先性命之精言以至史籍之紀載名人大家之文集靡不探索研究廣覽博辨務求理道之要歸事物之衡鑒文章篇什之絜度根柢融洽條貫浩然有得於中至討論服習之既久迺舉其所得者而見之文

抒為論著形為歌詠大抵充實醇粹和平渾厚得天地中和之氣亹亹乎蓄之深而出之裕也所作積多彙次成帙題曰樂善堂文鈔命 廷錫為之序昔文中子有言文必貫乎道學必濟乎義夫離道義而以為文鞶帨之工虛車之飾固君子所弗尚即援道以張其詞引義以暢其説薈萃經訓而秪以供文章之用是猶未免岐文與道而二之未得為文之至也二帝三王之道周公孔孟之傳見之

貌言視聽日用動靜之間施之禮樂政刑天下國
家之大藴之為德行措之為事業無適而非道義
之衍溢故其著於典謨垂於經傳精微廣博足以
覺世牖民闡道立教而至文出焉朱子所謂有是
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
而不可掩者非有所强而後能也仰惟
聖祖仁皇帝神靈天縱聖學高深我
皇上緝熙光明心傳相接羲軒堯舜之統緒近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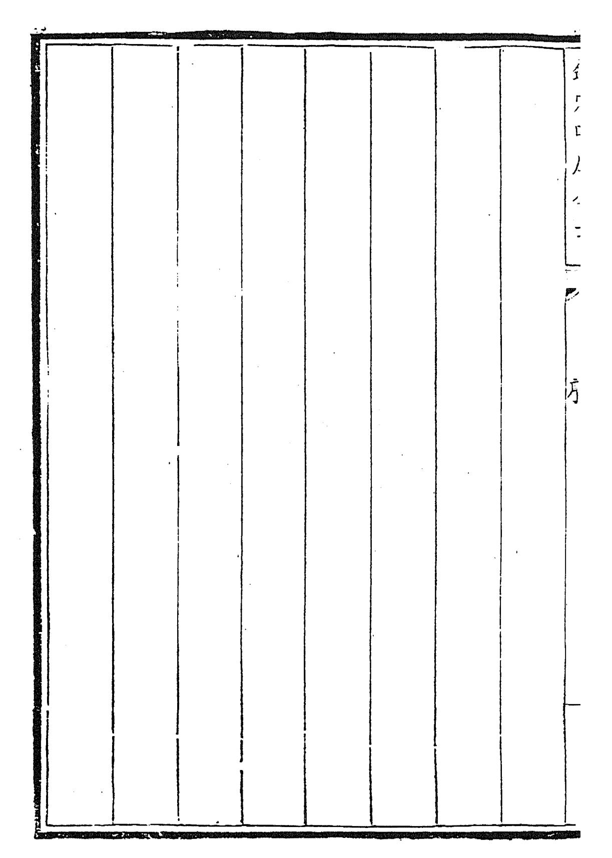
庭闈
皇子朝夕侍奉祗聆
慈誨提命之所啓迪耳目之所濡染固已薰陶涵育於
聖賢道義之中加以稽古居今考德問業味經史
之膏腴擷典籍之芳潤宜其發而為文炳炳麟麟
若是其盛也若夫體之身心驗之行事道義充粹
於中而至文輝著於外則可以上媲乎典謨經傳
而與子朱子之言默相符契又何文與道之歧而



為二哉廷錫因讀

皇子之文敢敬繹其義為

皇子誦焉蔣廷錫謹序



我
皇上至德廣運聖敬日躋丕顯丕承宏茲繼述經理萬
物悉以我
聖祖仁皇帝之所淵蘊者發為久大之規啓佑後昆亦以
我
聖祖仁皇帝之所翼貽者著著為纘承之美覲光揚烈繼繼
繩繩誠哉萬古之所獨隆者也諸
皇子日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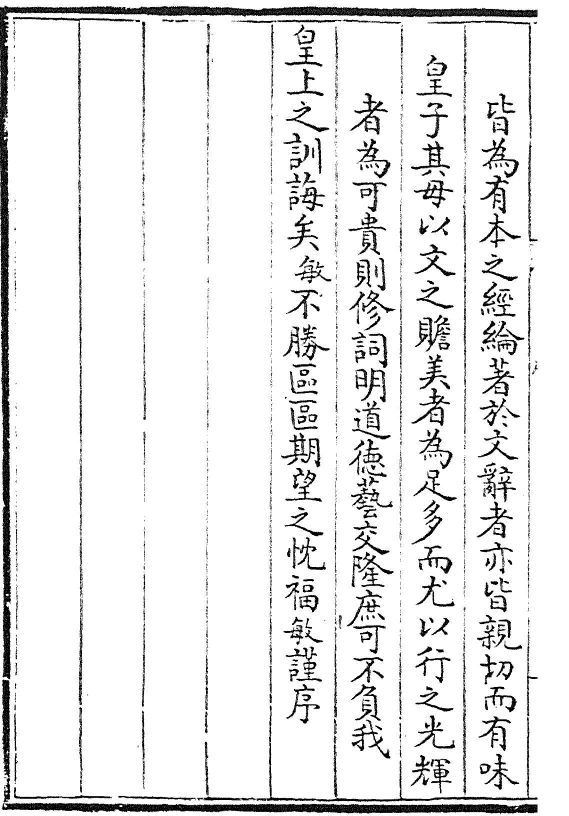
聖訓觀感最真莫不器識深厚德性温良勤敏問學不
敢暇逸以故習復之餘遂多著述今
皇四子自集其比年所得詩歌論賦選擇若干首為
一集以示敏敏雒誦紬繹至再至三論著則機杼
自出羅列萬象昔人所謂宏深淵博義理精到者
何以加焉至詩歌諸體之作亦莫不畢臻其妙金
相玉質和雅冲融求之近古實少倫比向非我
皇上訓迪

皇子之方實有承先啓後垂裕於無窮

皇子之敬承

聖教者實能親炙其光觀感而益善則奮筆抒詞之際何以洋洋灑灑邁百家而超倫類也哉夫言辭之中可以見道

皇子之著述固已諸美畢備矣竊念自古聖賢之學非獨佔畢之為功蓋將舉身心性命之理家國天下之故一一踐履而昭徹之夫而後發之事業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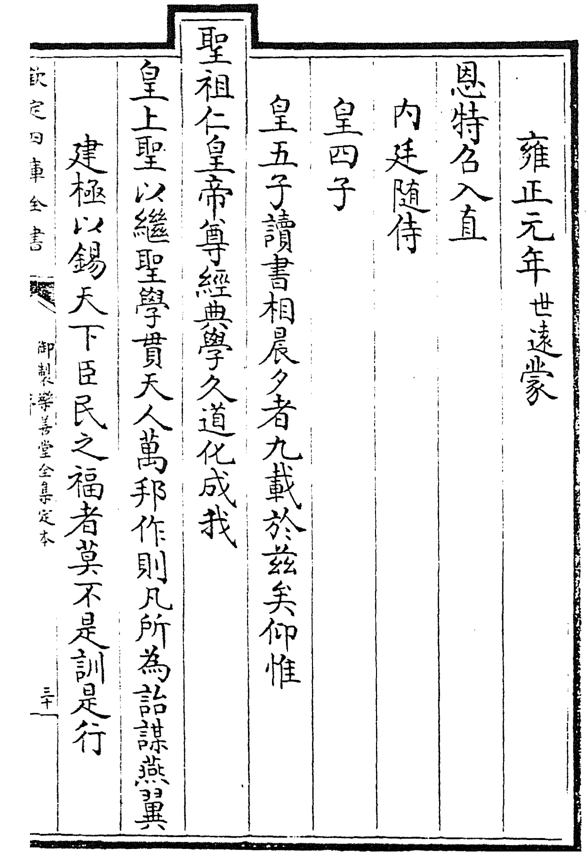


皆為有本之經綸著於文辭者亦皆親切而有味

皇子其母以文之贍美者為足多而尤以行之光輝

者為可貴則修詞明道德藝交隆庶可不負我

皇上之訓誨矣敏不勝區區期望之忱福敏謹序



雍正元年世遠蒙
恩特名入直
内廷隨侍
皇四子
皇五子讀書相晨夕者九載於茲矣仰惟
聖祖仁皇帝尊經典學久道化成我
皇上聖以繼聖學貫天人萬邦作則凡所為詒謀燕翼
建極以錫天下臣民之福者莫不是訓是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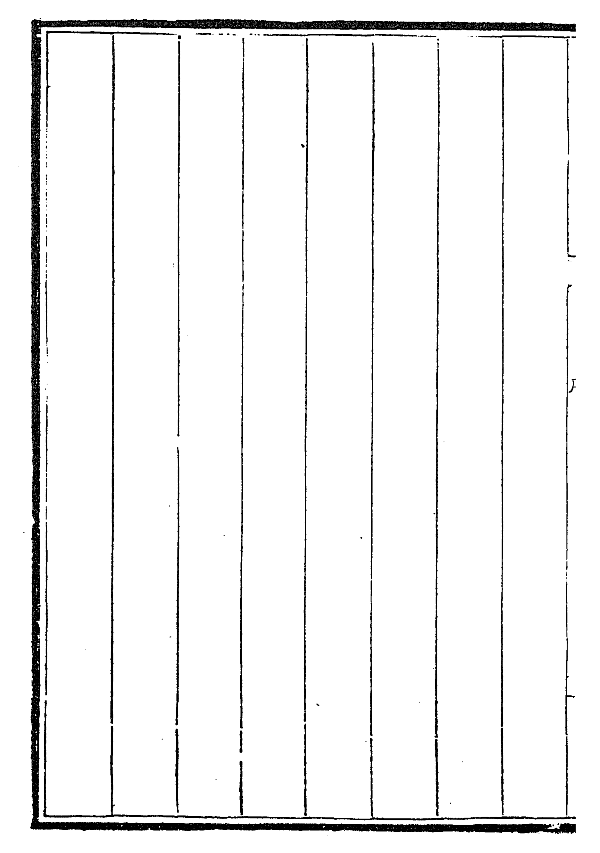
訓誨
皇子尤為精詳愷摯
皇子純孝聰明遜志時敏自四子書五經性理綱目
大學衍義諸書以及古文淵鑑名臣奏議之有關
於學術治道者莫不講貫習復蘊之為德行發之
為文章不為雕飾藻繪之詞而皆有以合乎仁義
中正之旨八年秋九月
皇四子自訂其前後所作論序雜文詩賦分為十四

卷名曰樂善堂文鈔命世遠序之夫所謂善者在天則為元在人則為仁元者天地之心舉天下含生負氣靈蠢動植喙息之倫莫不有以若其性而資之以始仁者萬善之長愛恭宜别俯仰酬酢莫不由惻隱之心以發故在天曰元善由天而之人曰繼善賦之於人曰性善吾性高明廣大與天同體樂之者必至於浹洽暢遂烏可已而不自知然其要有三曰窮理曰克己曰虛心人倫物則之原

未徹則好善之心不篤書曰惟精中庸曰明善言善否之介當精以決擇也然累於有我曷以克樂大學曰慎獨濂溪曰果而確言念之初生當謹持而充擴也已克則私去私去則心虚易大象曰君子以虚受人虚則誠誠則公公則人我之界胥忘咸之感以無心貴故曰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皇子以此内治其性情敦善行而不怠因之著為心聲情深而文明醇茂而雅則

皇子勉之哉古之人無斁示我顯德行樂已性之善即樂天之善也樂人之善猶已之善也以名其集以裕諸心以措諸行若穀種之生生而不息親之若芝蘭之臭聞之沛然若江河之決善孰大焉樂莫至焉徒文云乎哉

雍正九年辛亥夏五端陽日蔡世遠謹序



濂溪周子曰文所以載道也道無所不在而見之於文自天地之大至於品彙之細皆有以宣其義藴而發其精華垂之為經紀之為史所以明乎其大也著之為辭賦咏之為歌詩所以該乎其細也而兼綜條貫於其中者則莫非道也我

朝

列聖相承凝禧積慶毓秀之源既長且厚

皇上睿智天成文思光被而

庭闈之近所以

垂慈育德者必諄諄於立誠明理之功焉

皇四子以粹美之資仰承

聖訓涵養深醇英華發越宜其施之簡墨者炳乎有光

也基以淺學疊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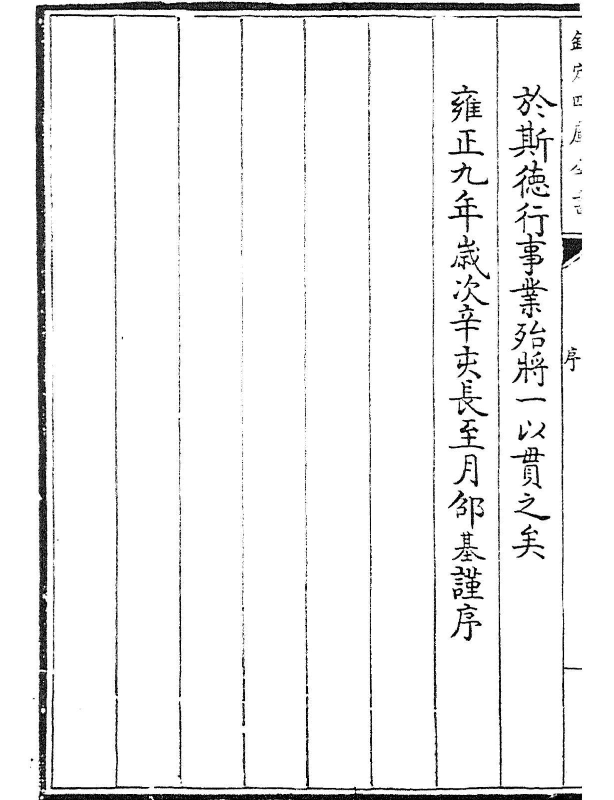
殊恩備員中秘洊歷臺垣今復得侍書

皇子日近光儀而親講論

皇子以所著樂善堂文鈔示基基受而讀之其氣象

之崇宏則川渟嶽峙也其心胷之開濬則風發泉湧也其詞采之高華則雲蒸霞蔚也其音韻之調諧則金和玉節也充實光輝包涵衆美文也而進乎道矣抑周子有言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藴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

皇子循是而不已焉則尋流以溯源明體以達用凡仁義中正之規齊治均平之理體驗既深發揮愈盛洋洋乎豈特為文章之大觀哉聖賢要道統會



於斯德行事業殆將一以貫之矣

雍正九年歲次辛亥長至月邵基謹序

文何昉乎自羲皇肇起卦圖虞書首陳謨典文明之運實由此開然尚書之文簡而該周易之文奇而法知非後人摹擬彷彿所可貌為形似者也至尼山輯為六經天下文章莫大於是郁郁之歎厥有由然此後踵事增華分門别派日易月遷而嵗不同矣若夫風雲月露草木禽魚觸境書懷因時寄興此逸士之文也鎔經鑄史含英咀華繡口錦心敲金戛玉此學士之文也割裂經傳摘取雅馴

帖括自珍科名是競此舉子之文也遠追洙泗近師濂洛進德修業修辭立誠此理學之文也至於經國理民布綱陳紀譽隆國乘德徧寰區此士君子得志於時大有為之文也然文雖不同莫不理以主之識以運之氣以充之藻采以華之故文之有理即太和之保合運量各正而肆應不窮者也其識見之周詳貫注則血脈之流通也其格局之一成不易則肢體之上下有定行止有節也其經

營組織光芒外煥則盛德之符睟面而盎背也故思欲深不欲淺識欲精不欲粗格調欲高不欲卑包涵欲大不欲小至於事本淺也而文特深之事本粗也而文特精之物本卑也而文特高之物本小也而文特大之則其取精繪神超然遠寄不屑屑於目前腐近文人墨士之習徑實寓籠絡一切函蓋萬有之光華則
煦於樂善堂之文鈔獨有深契焉盖樂善堂

皇四子館課文也

皇四子無日不酌古準今朝吟暮誦無日不搆思抽

秘攄案舒毫如是久久所作不啻千餘爰敘次甲

乙聚而成帙煦於雍正八年六月內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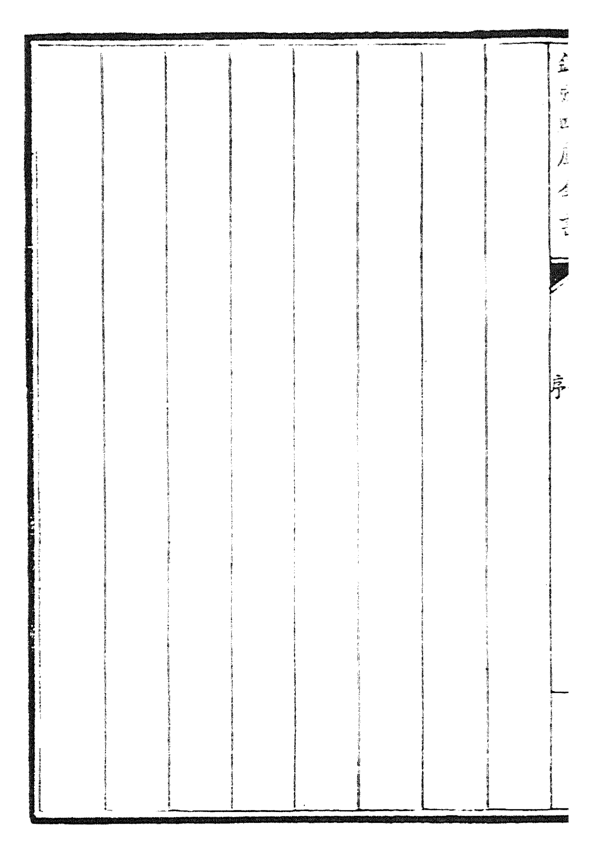
命在

皇子書房行走因得日親

儀表細領嘉文總由積學廣博興寄宏敞高步遠追

擴然無垠用能漱六經之芳潤根柢道要增益光

芒揮灑於片楮尺幅中俾讀之者志翔神豁應接不暇如登大雅之堂而天球河圖之萃然燦陳也如聆韶頀之音而金石絲竹之翕然競奏也如觀多寶之藏而奇珍異品之駭目驚心其出不窮也故可以振頽懦可以維風俗可以紹前聖可以詔來茲將於斯文乎是賴又奚必韓潮蘇海燕許如椽始克愉心稱觀止哉胡煦謹序



雍正七年十一月成天蒙
恩名至京邸八年三月得入侔
皇子講讀草茅微賤不諳天下事惟洛誦聖言粗識
義理辰入申出竊異崇高富貴之地何功之密而
心之虛加於寒畯也日既久竊見自孝經四子易
書詩春秋戴禮以及左國史漢唐宋諸家之文靡
不淹貫性天之微妙綱目之是非政要之從咈名
儒名臣之論理論事達人騷人之言憂言樂靡不

列眉指掌而究其精詳所著作若論若序記若銘

贊若賦若詩盈千累百靡不內朗外潤從容愜適

於規矩之中乃踴躍歡忭念我

皇上之所以為教

皇子之所以為學至於如此也氣質既已清明義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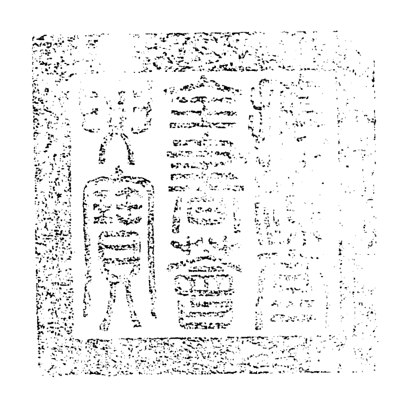
既已昭著問學既已淵洽而言動愈以恭謹以成

天之固陋所挾者惟此款款愚誠耳然土壤細流

山海之高深未嘗讓且擇焉葢所見者大而所志

於聖人之道者篤矣秋日清暇
皇子自披其所著擇其中什之三為一集而曰知之
匪艱行之惟艱予之言其無謬於古先哲人之言
乎果無謬矣其敢遂謂幾於成乎昌黎云愈之所
好者道也惟恐人之以文視文也老泉謂非天之
所與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不亦夸大其枝
葉乎吾非自珍其文將取以自驗也輪轅飾而人
弗庸則為虛車此之謂矣至於不涉理不涉事可

以助人養心者有三曰樂音曰山水曰詩歌賦亦
古詩之流吾將當樂音山水而資其養心也
皇子録而存諸座隅者以此成天奉
教序簡端繹思經月無踰
皇子面詔之意矣惟恭述
知遇之隆紀課程之實且以見
昭代文明之盛薄乎四海者始自宮中云爾雍正八
年庚戌冬日顧成天謹序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章洛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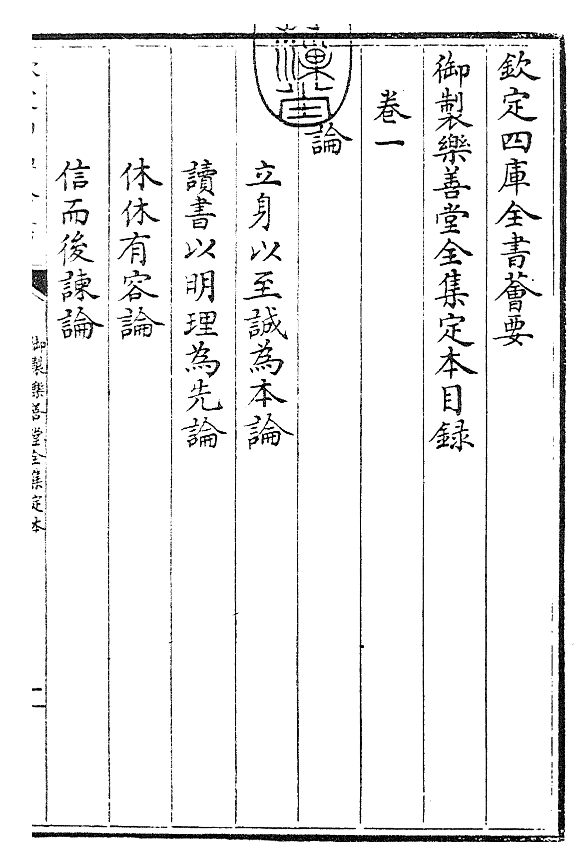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目録

詳校官原任編修臣徐立綱





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目録

卷一

論

卷二

論

嘉言罔攸伏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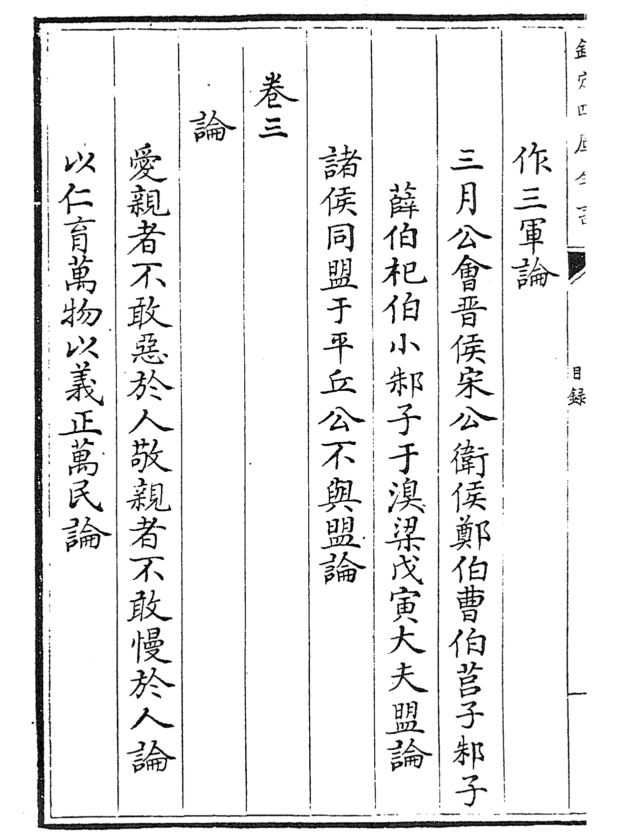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論

夙夜基命宥密論

春王正月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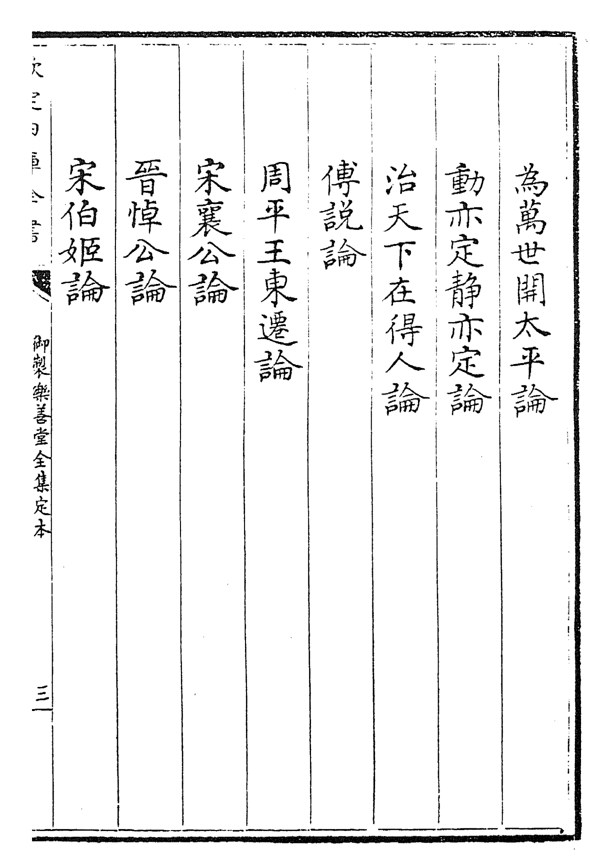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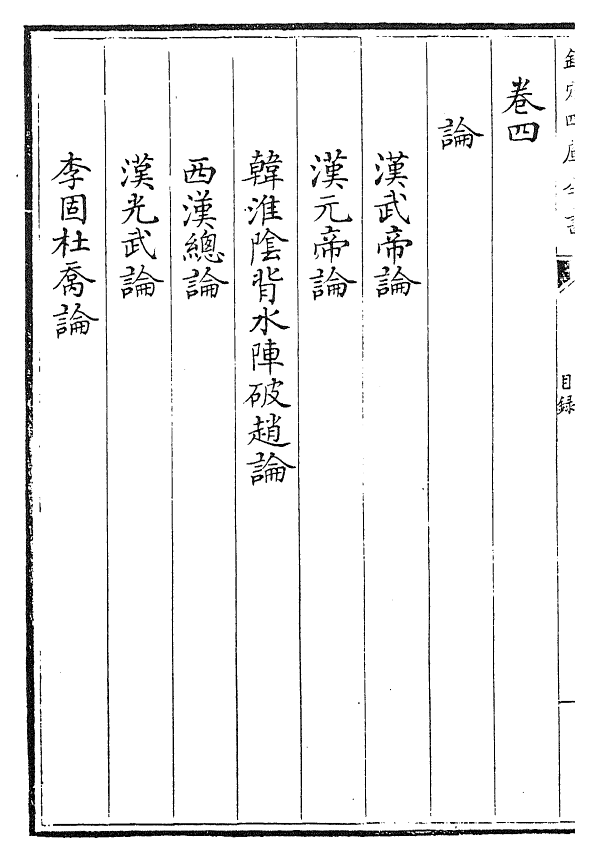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論



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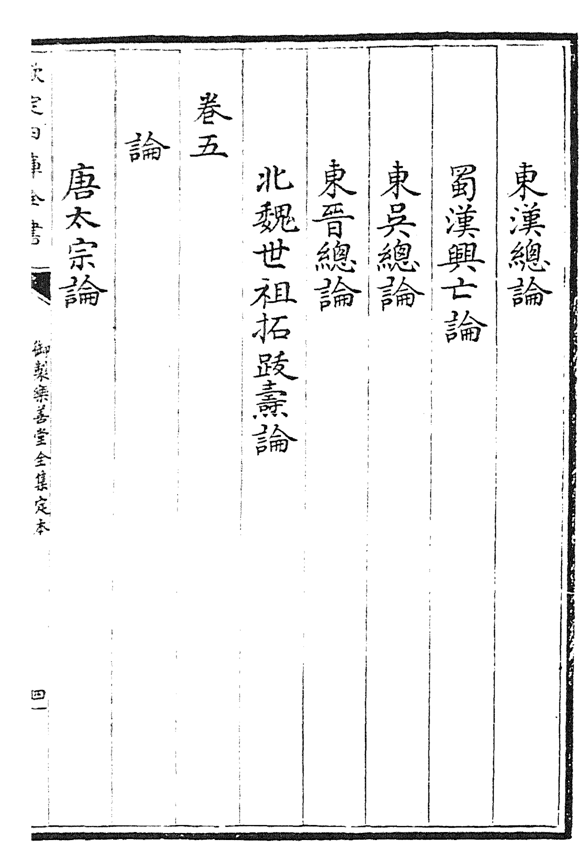
論





卷四

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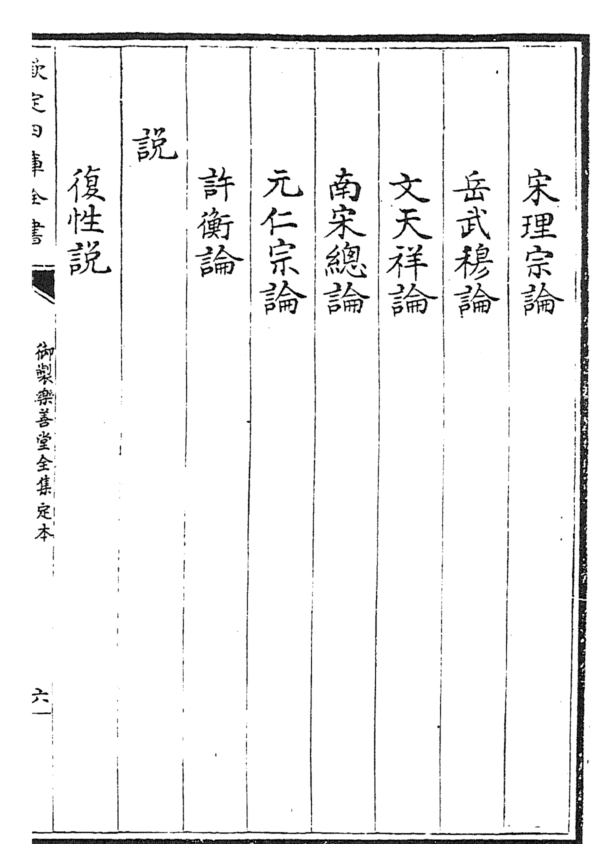


卷五

論

卷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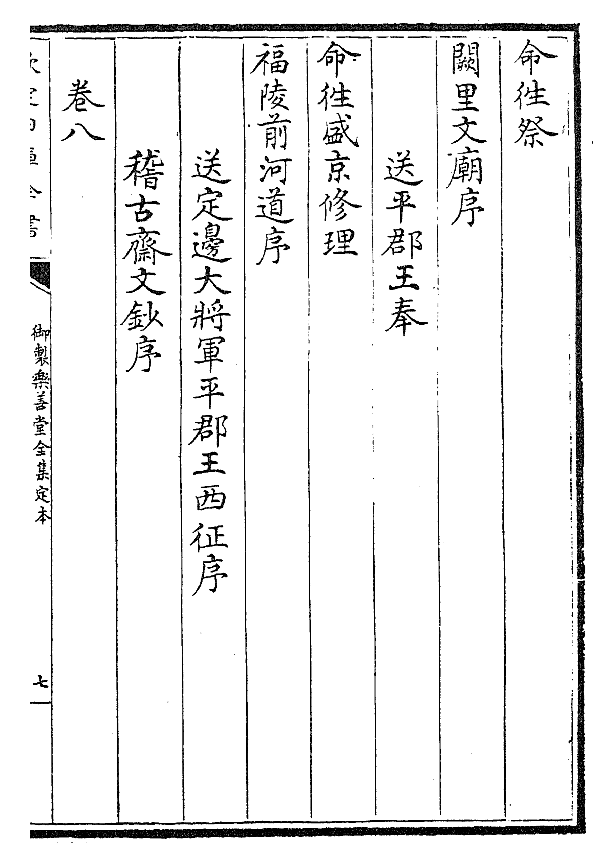
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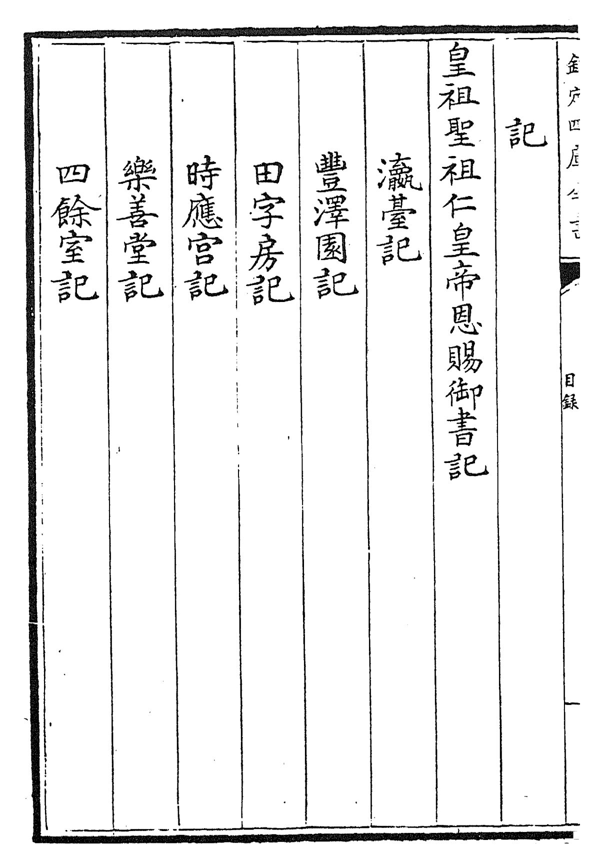
說

卷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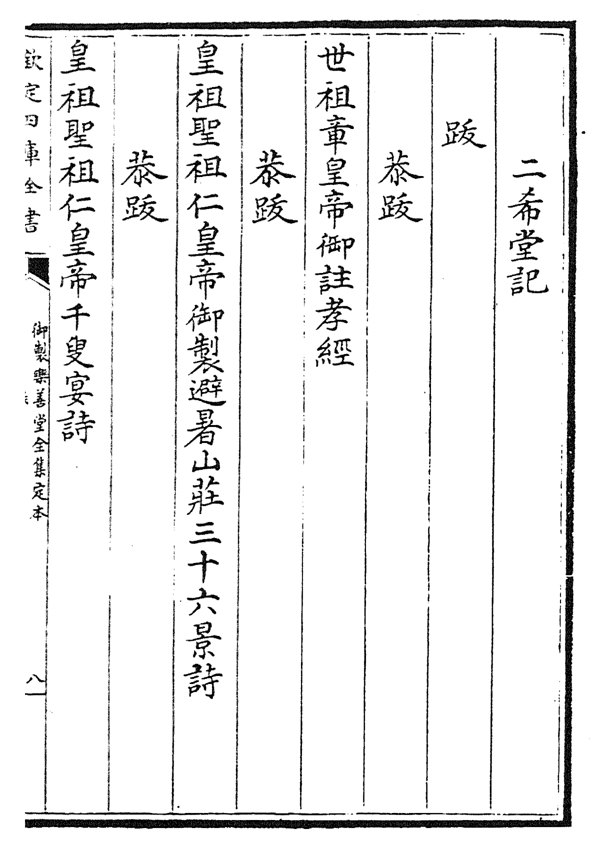
序



卷八



記



二希堂記

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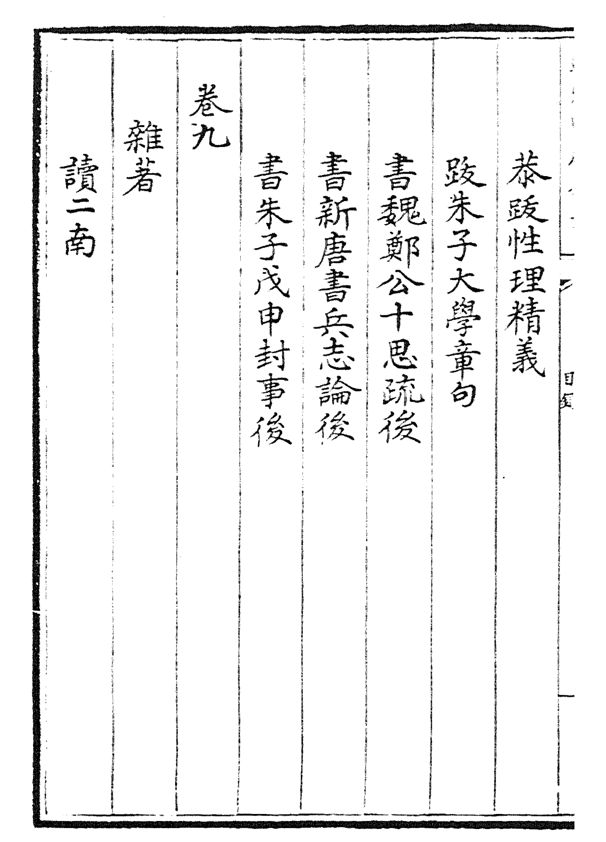
世祖章皇帝御註孝經

恭跋

皇祖聖祖仁皇帝御製避暑山莊三十六景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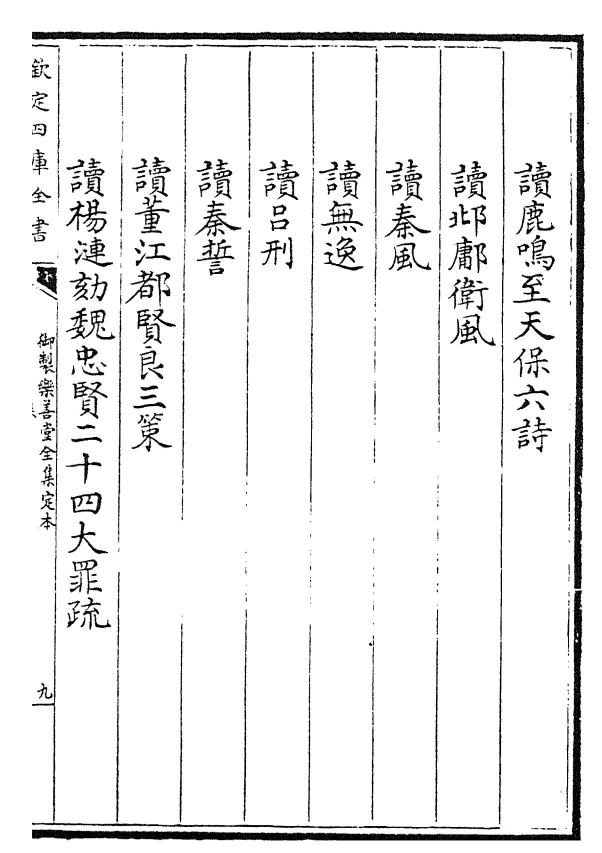
恭跋

皇祖聖祖仁皇帝千叟宴詩



卷九

雜著



讀鹿鳴至天保六詩

讀邶鄘衛風

讀秦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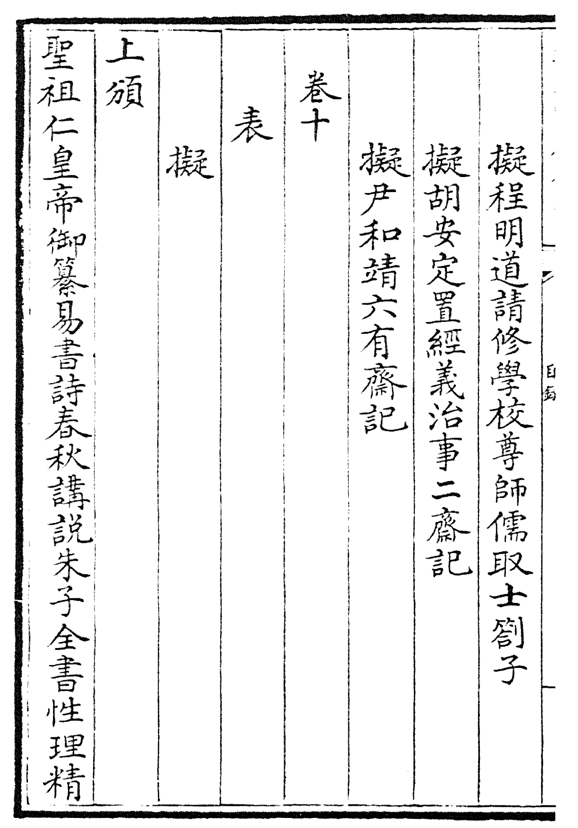
讀無逸

讀呂刑

讀秦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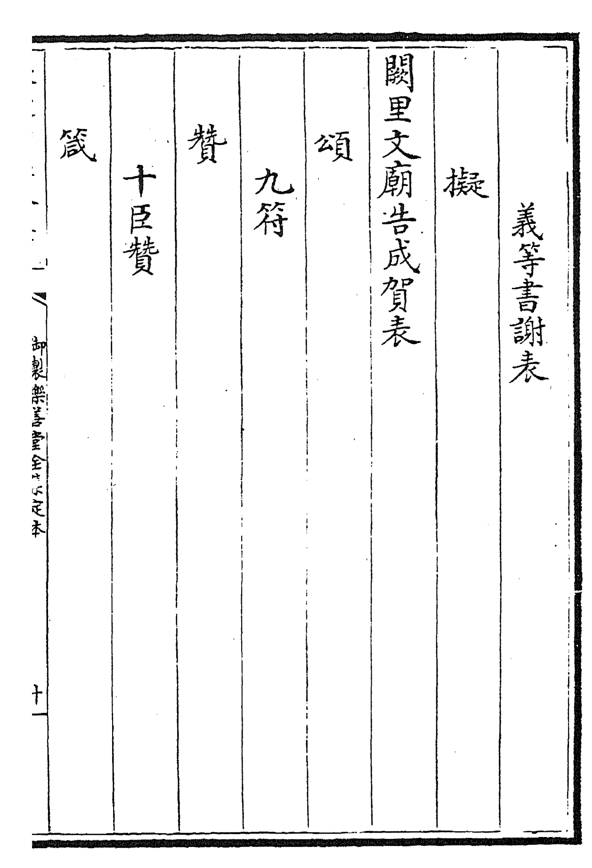
讀董江都賢良三策

讀楊漣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



卷十

表



義等書謝表

擬

闕里文廟告成賀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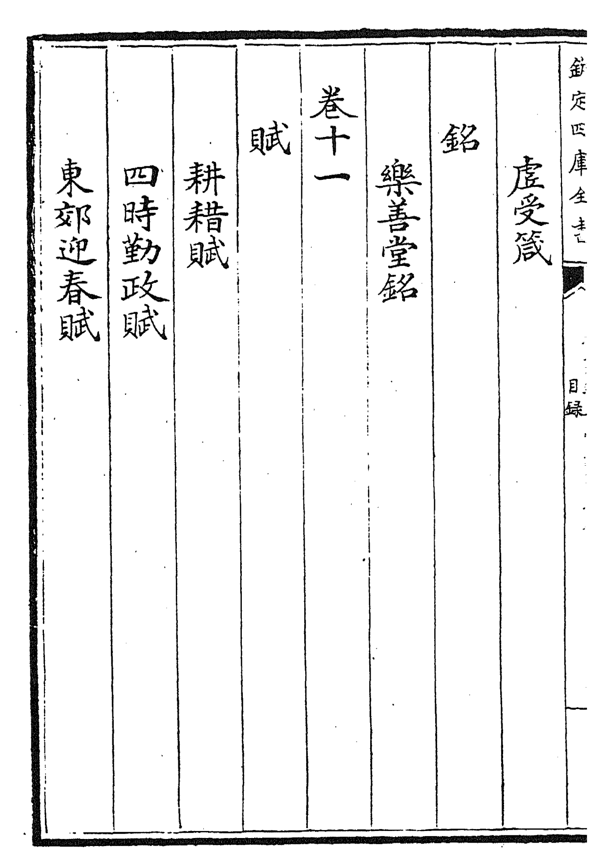
頌

九符

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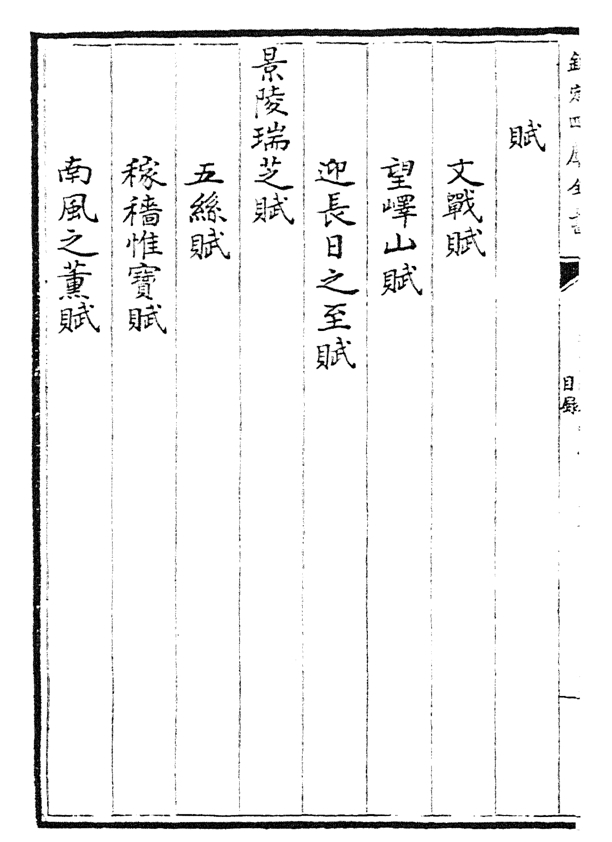
十臣贊

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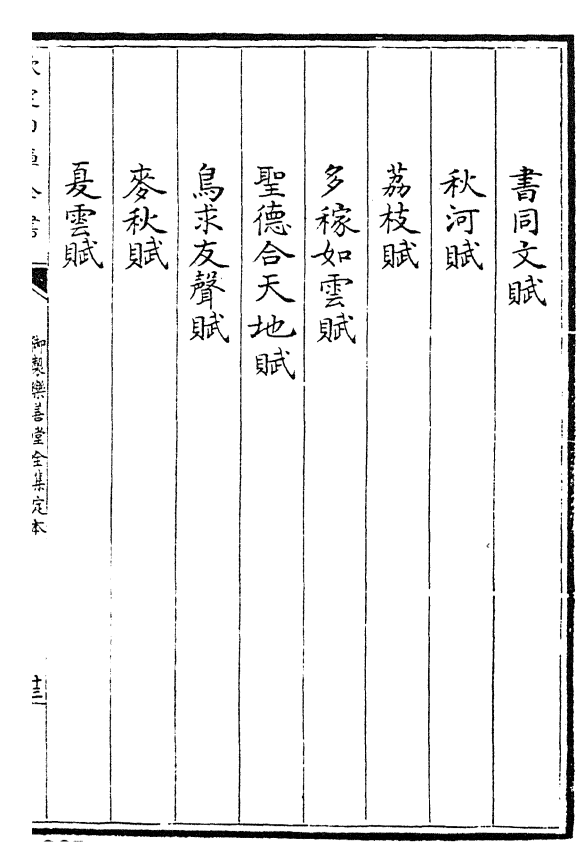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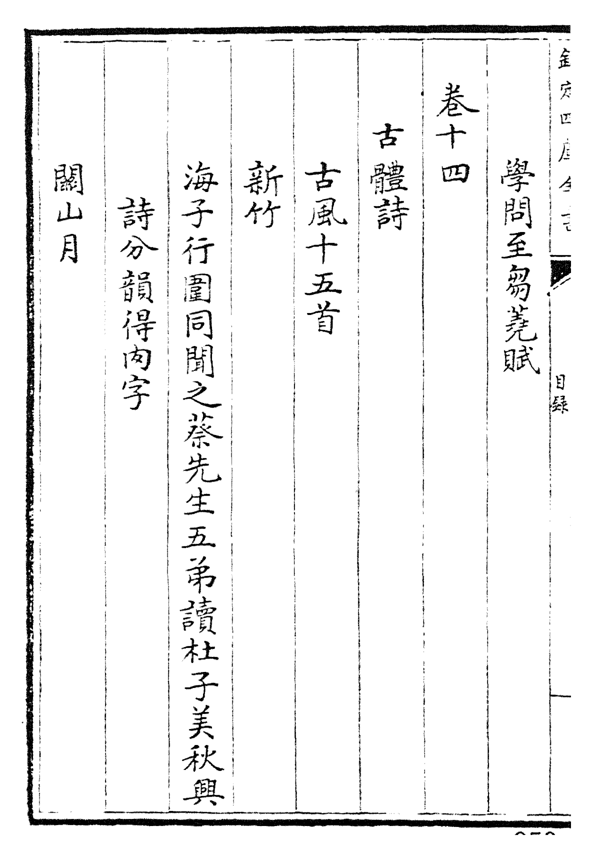
卷十二
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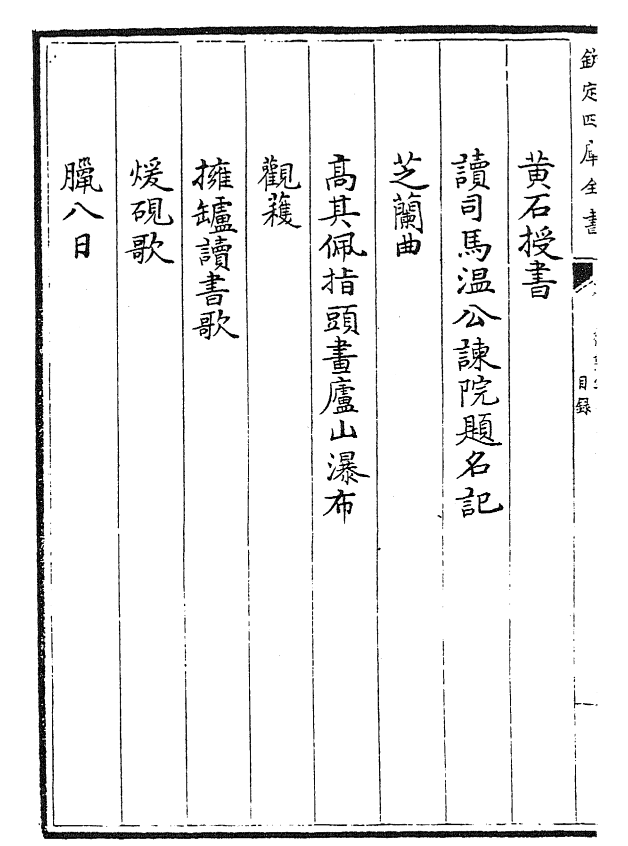
卷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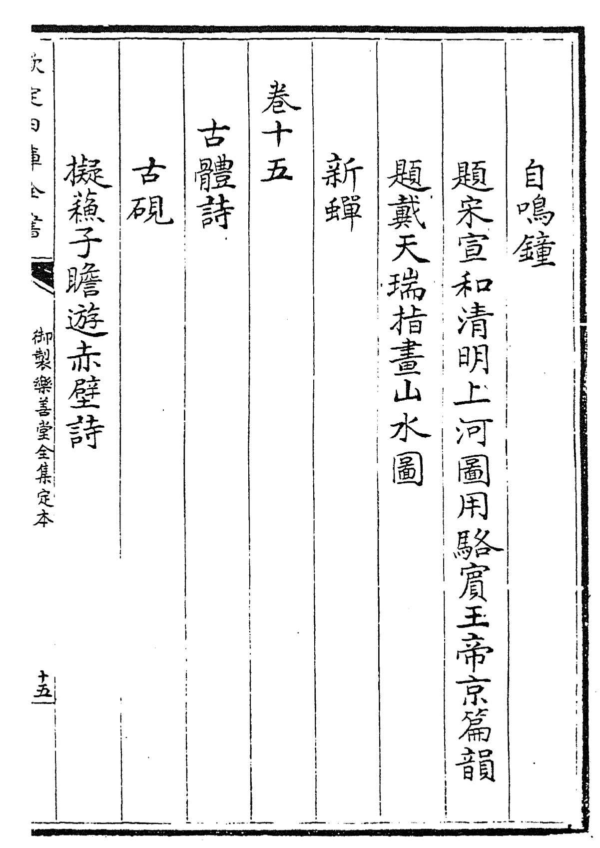


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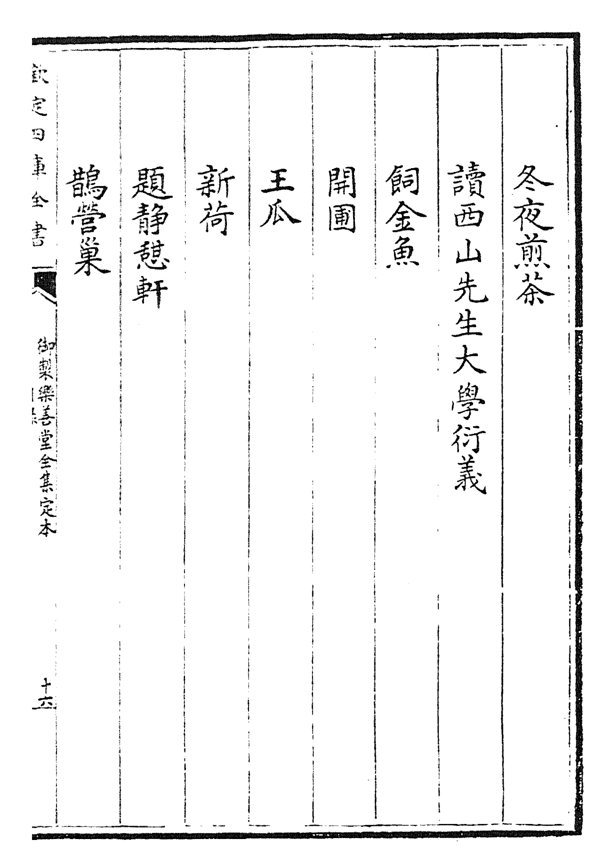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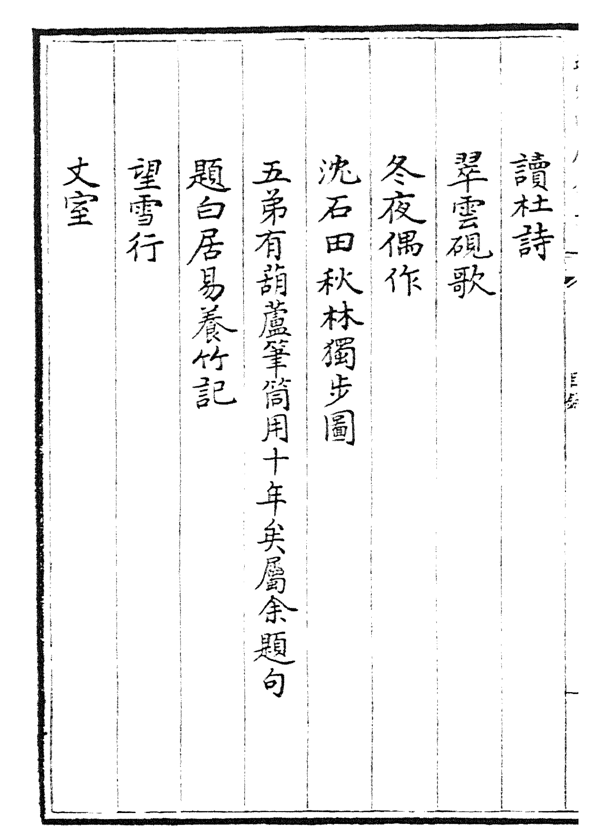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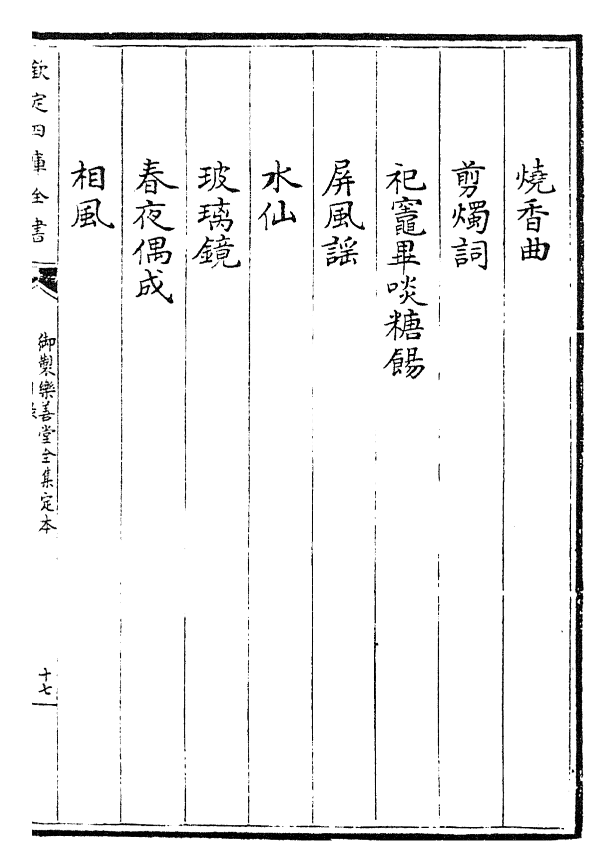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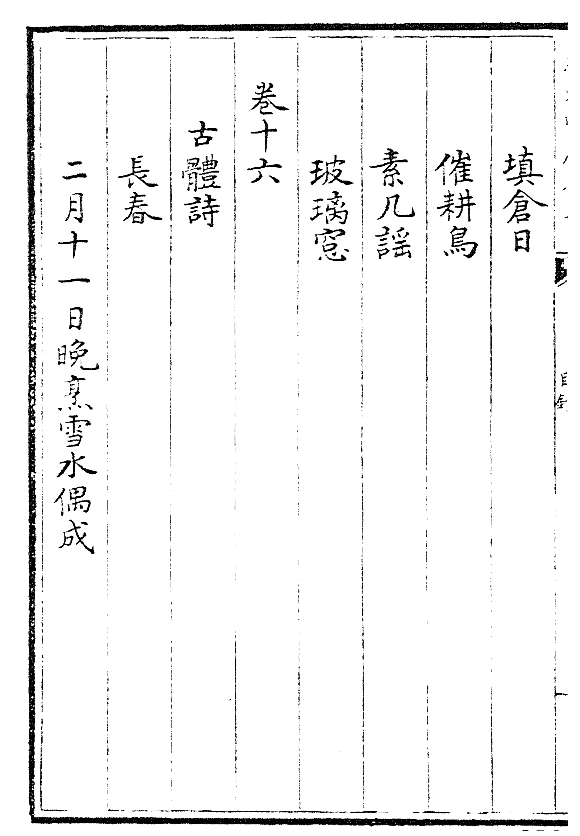
卷十五
古體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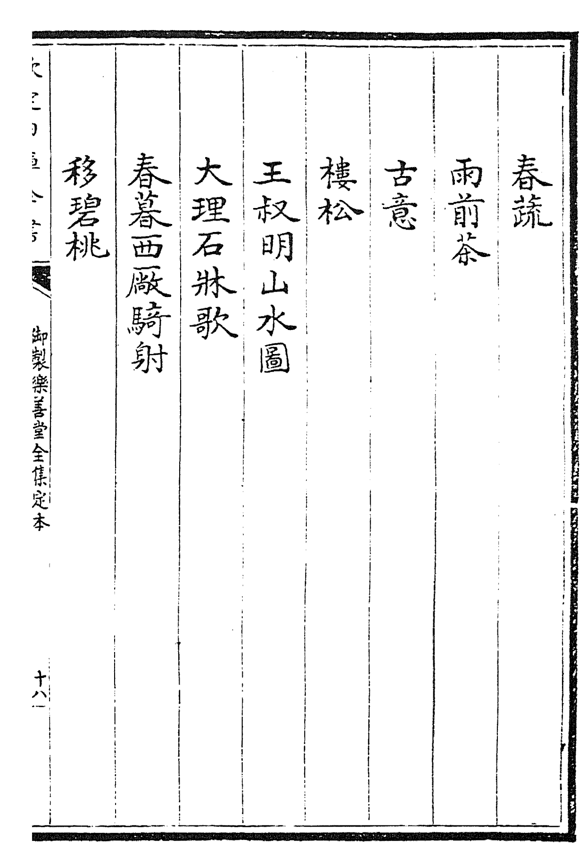


冬夜煎茶
讀西山先生大學衍義
飼金魚
開圃
王瓜
新荷
題靜憩軒
鵲營巢









春蔬

雨前茶

古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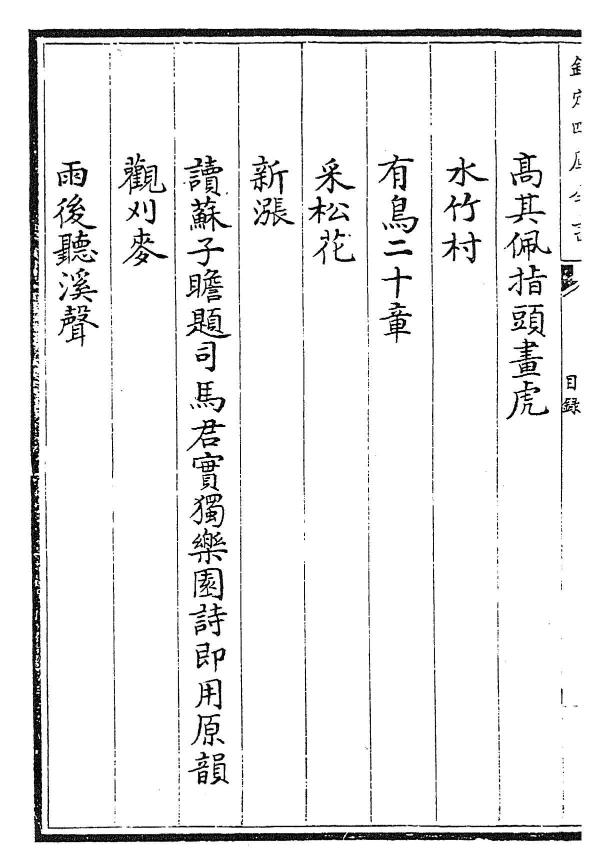
樓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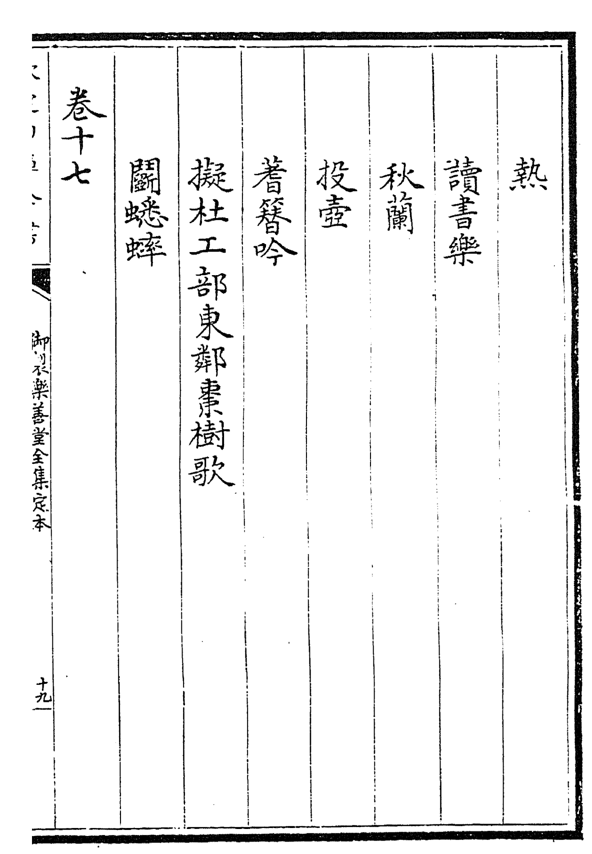
王叔明山水圖

大理石牀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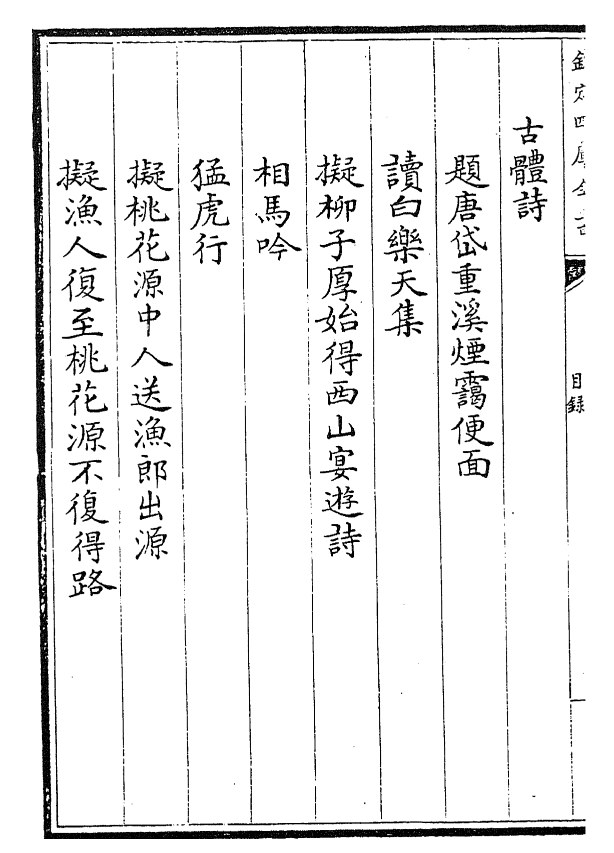
春暮西廠騎射

移碧桃





卷十七



古體詩

聽鶴鳴

芸香

冬夜偶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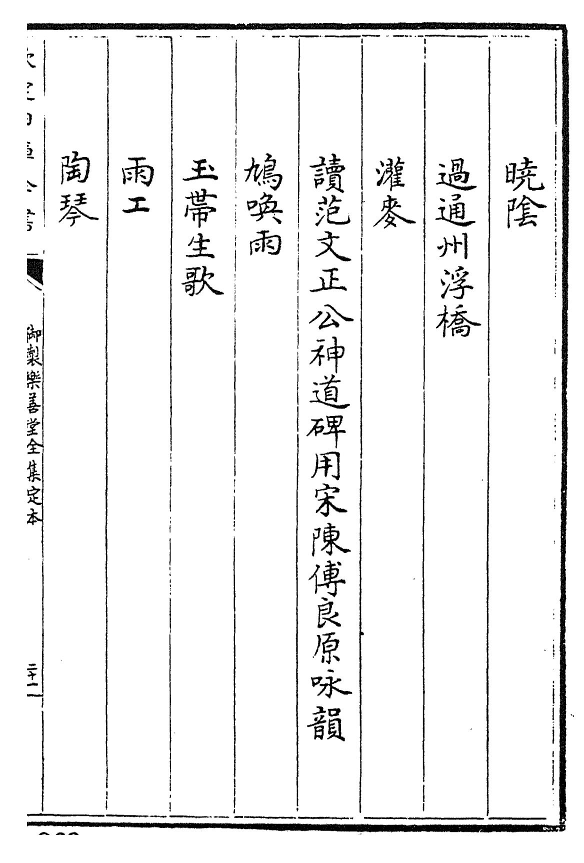
換燭詞

弔宋末張陸雙忠

遣興

擬杜工部洗兵馬行

傳聞



曉陰

過通州浮橋

灌麥

讀范文正公神道碑用宋陳傅良原韻

鳩喚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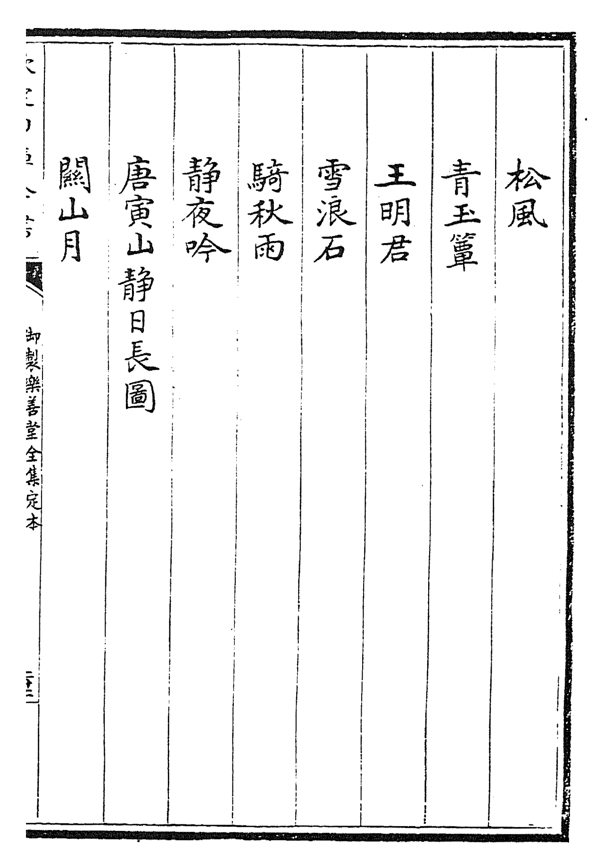
玉帶生歌

雨工

陶琴

卷十八

古體詩


松風

青玉簞

王明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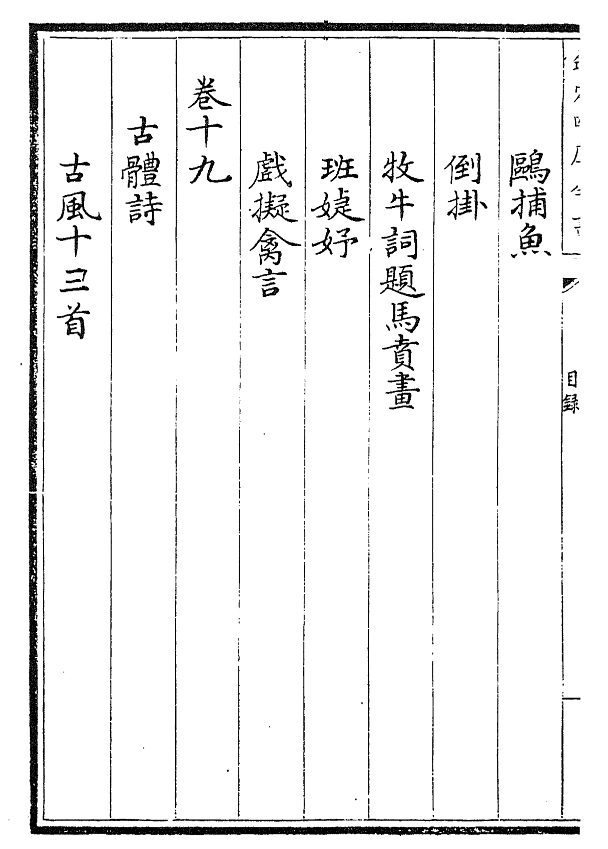
雪浪石

騎秋雨

静夜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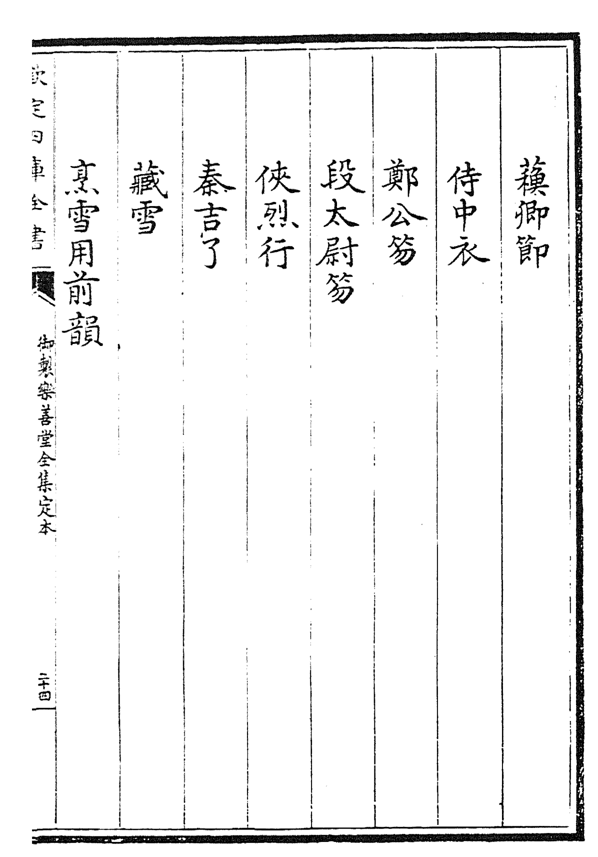
唐寅山静日長圖

關山月



卷十九

古體詩



襆卿節

侍中衣

鄭公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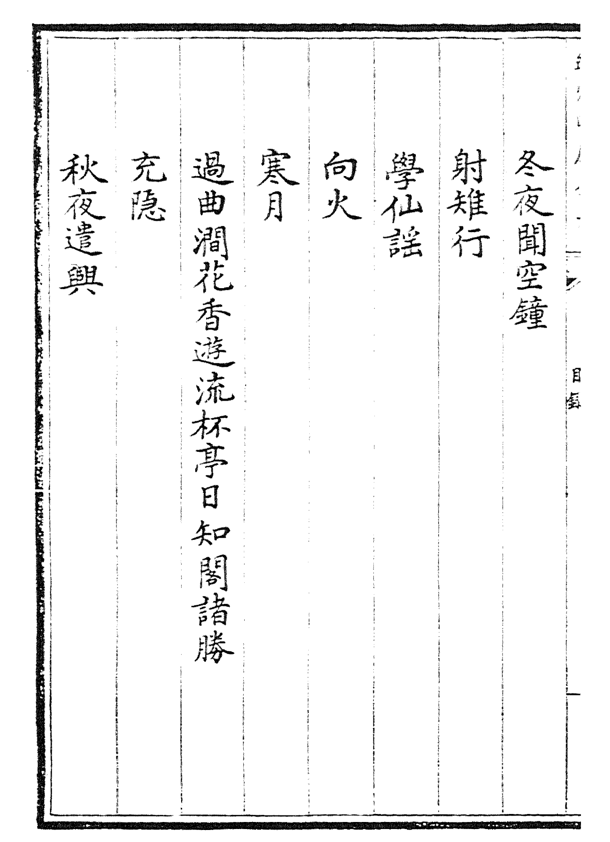
段太尉笏

俠烈行

秦吉了

藏雪

烹雪用前韻



夜坐

憶遠

綠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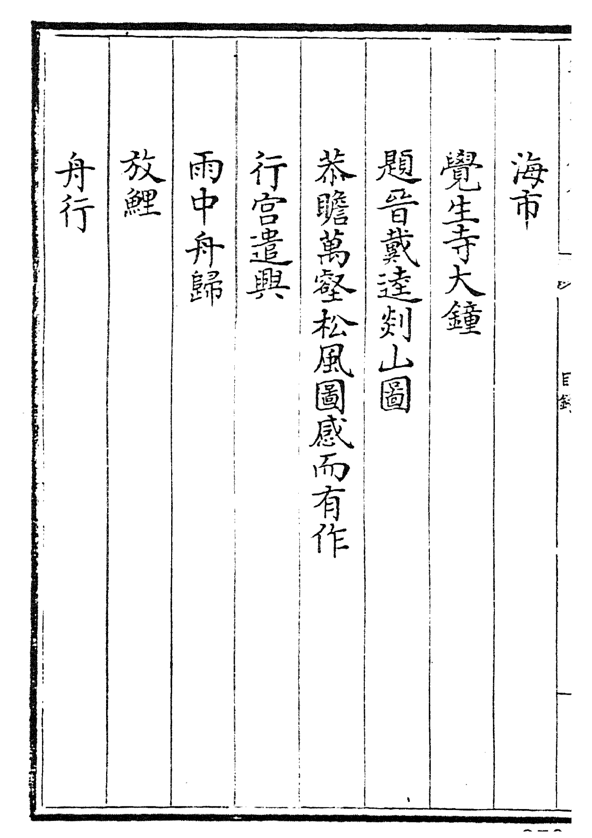
題二十一叔父山靜日長小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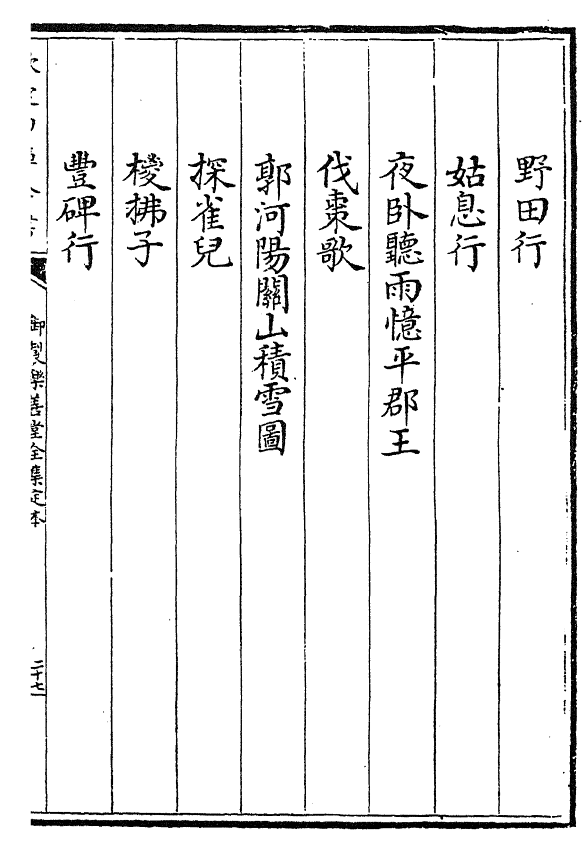
鶴媒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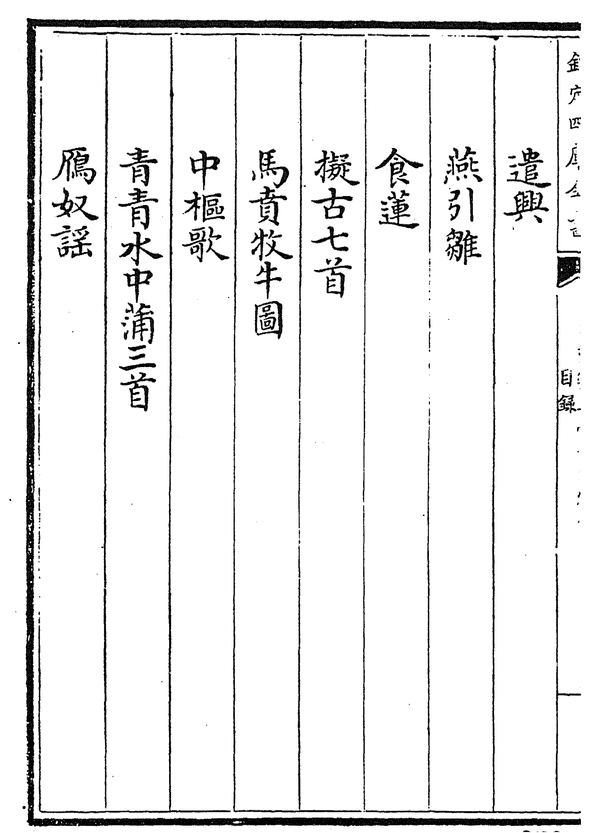
雉媒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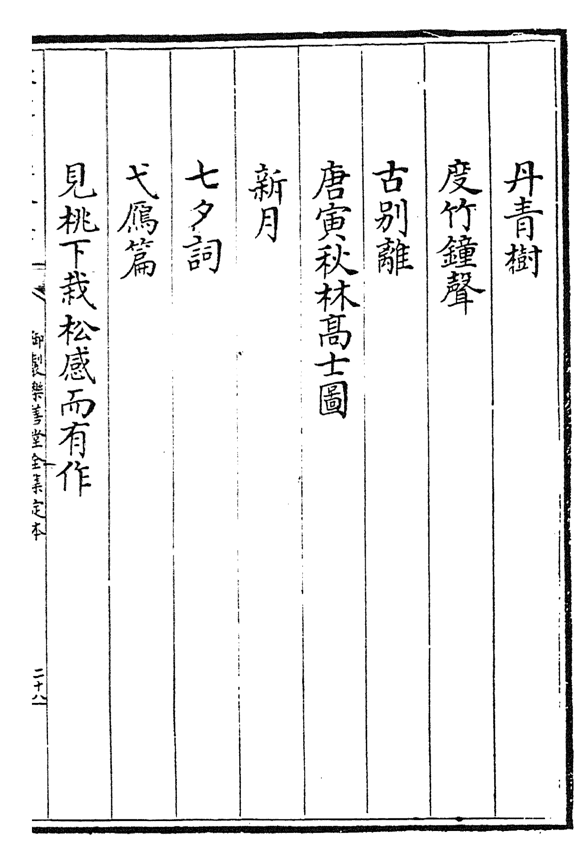
馮婕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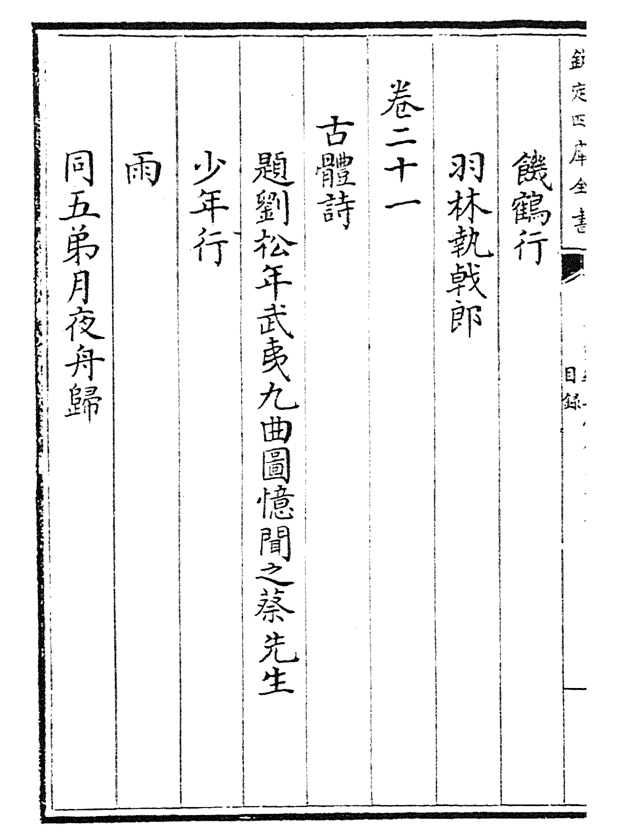
神仙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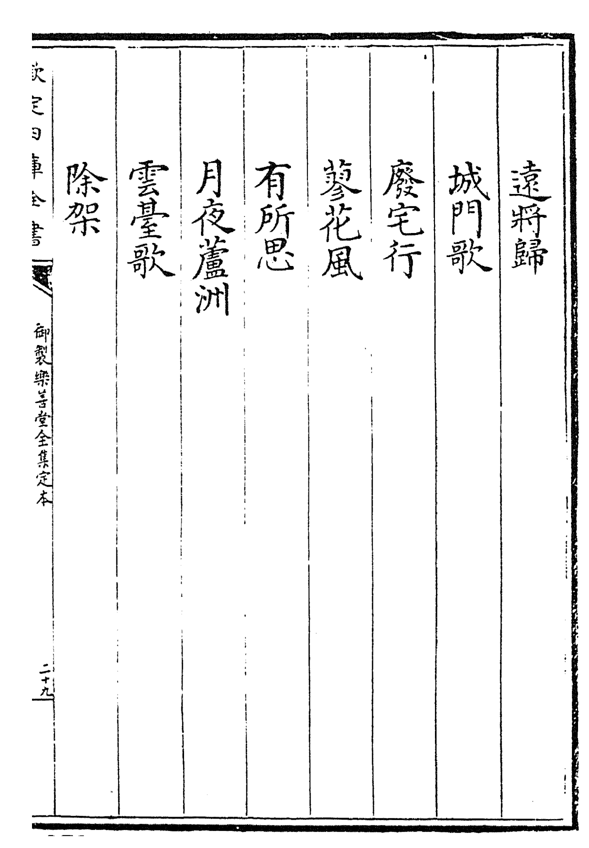












秋原草

漁舟唱晚

秋浦泛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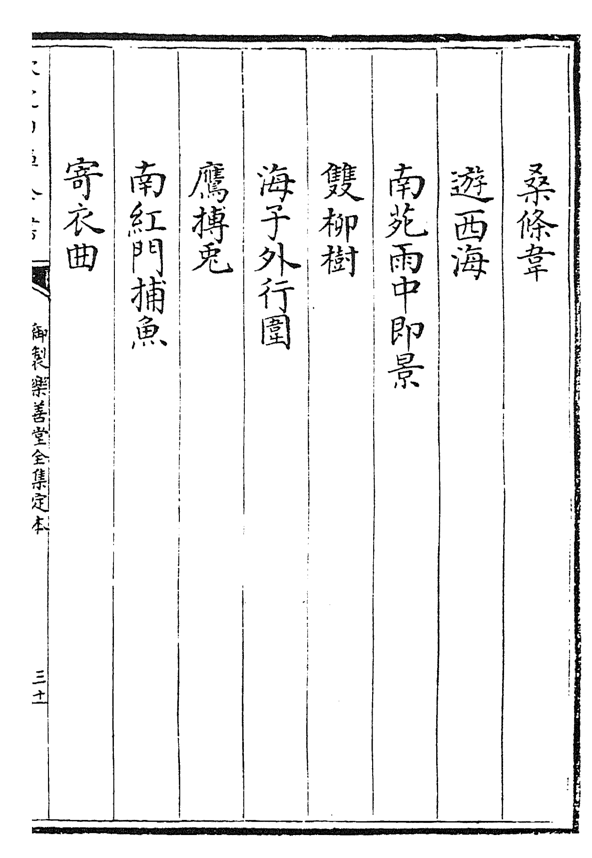
高其佩指頭畫魚

有初行

八月三日作

仲秋曲

夜聞覺生寺鐘



桑條韋

遊西海

南苑雨中即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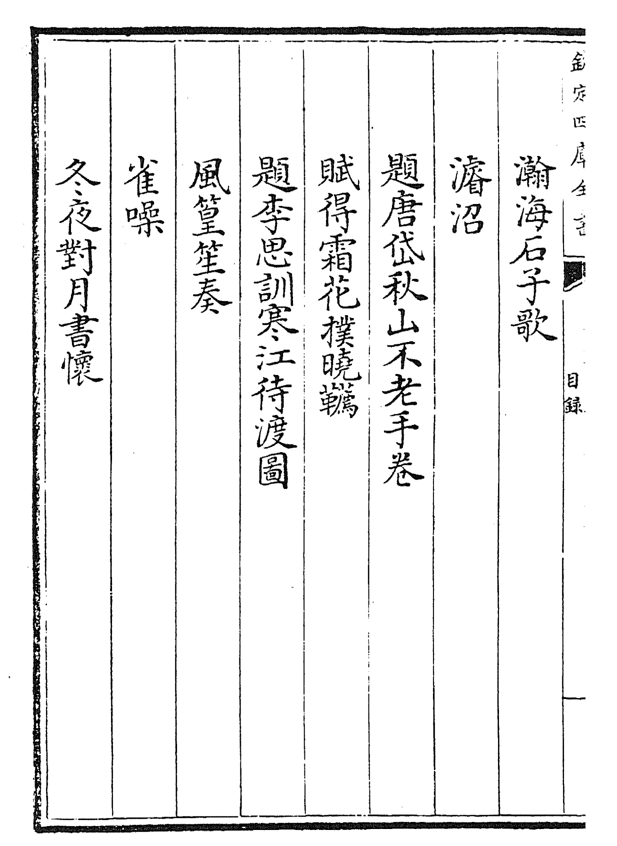
雙柳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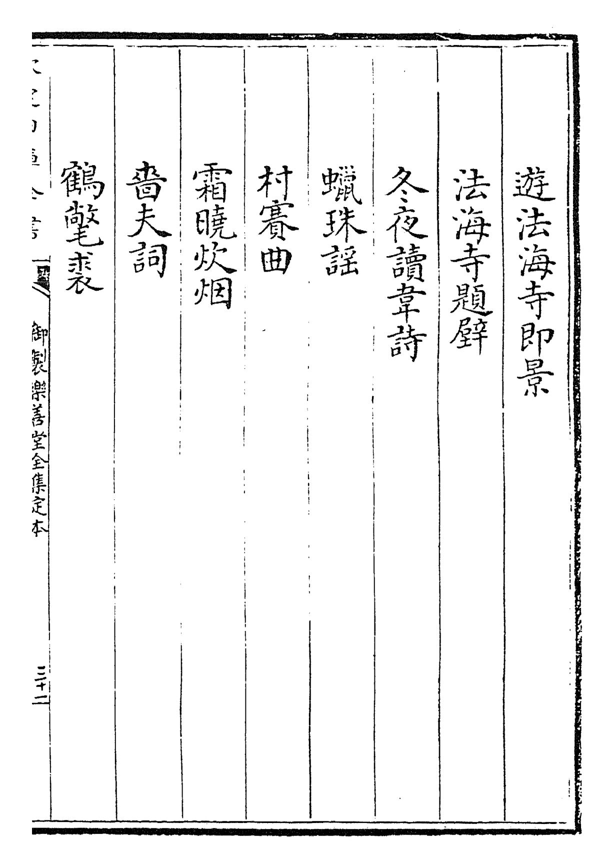
海子外行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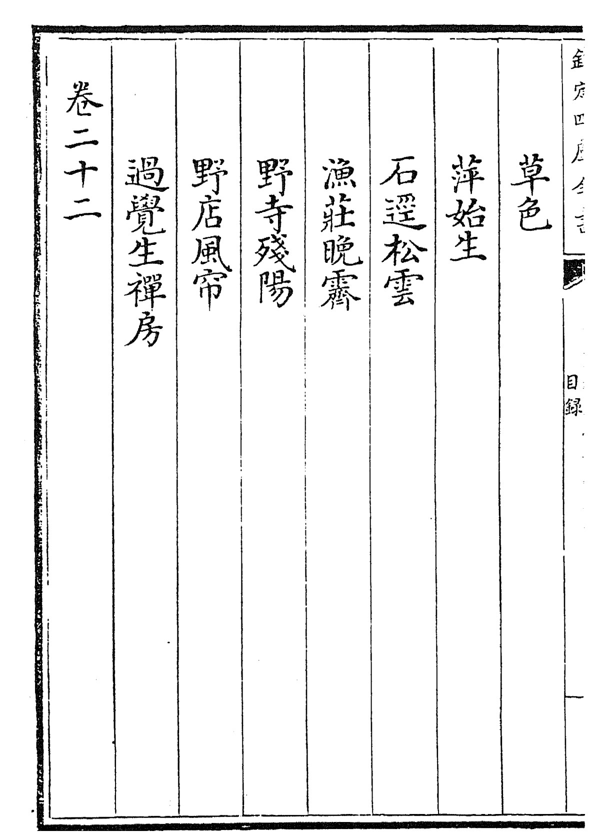
鷹搏兎

南紅門捕魚

寄衣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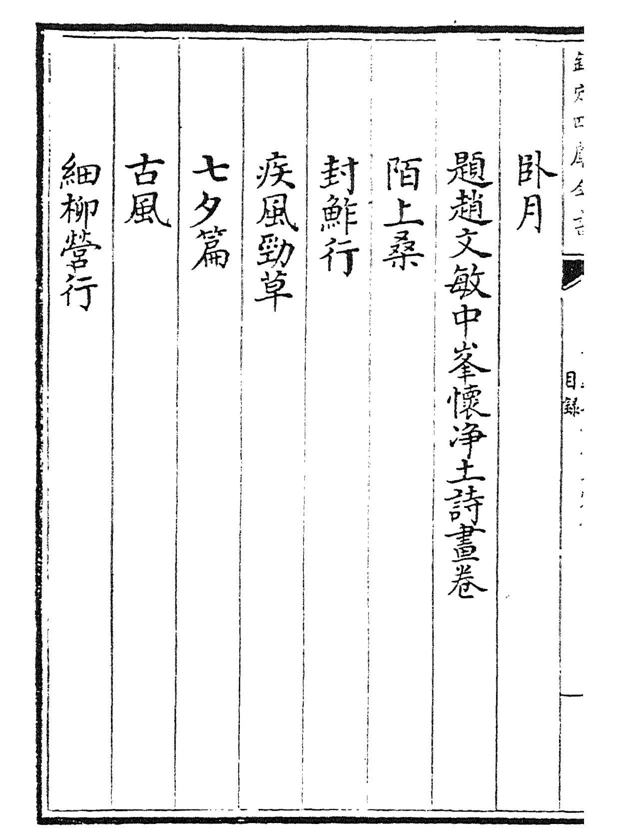






卷二十二

古體詩



折檻行

寄衣曲

詠塞上達蘭海蘭松木筆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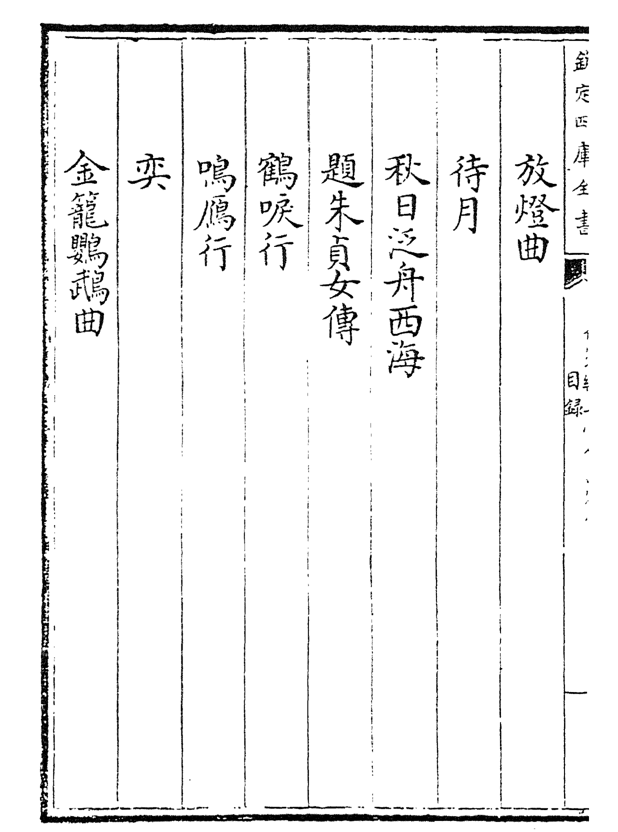
觀刈

月夜泛舟

招鶴行

秋江曲送梁學士假歸省親

慕容垂



秋日過廣通寺

西山下故宮曲

瀛洲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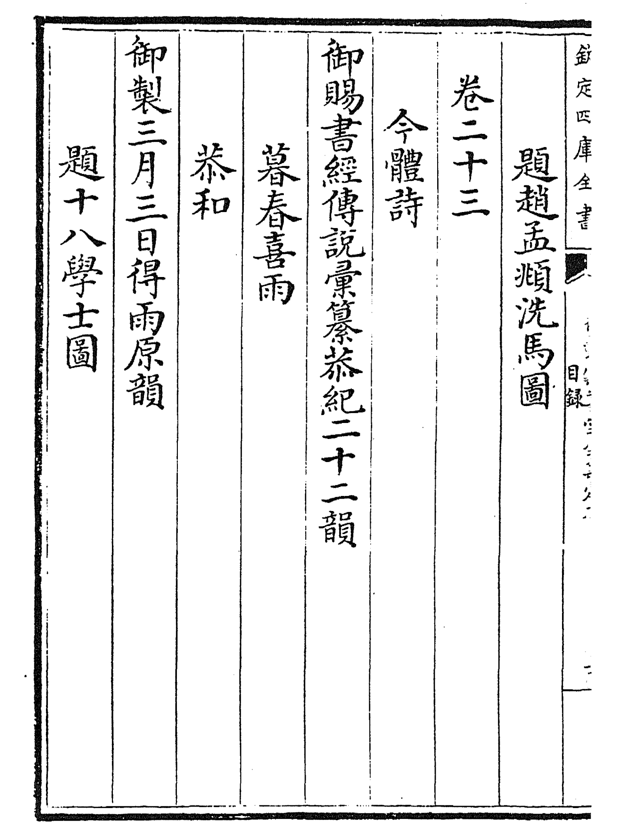
明窓秋影

驄馬御史歌

江皋曲

秋日同二十四叔父五弟遊玉泉諸名勝即事

誌興用爽氣澄蘭沼秋香動桂林爲韻十首



賦得春風傳我意

白鹿洞

花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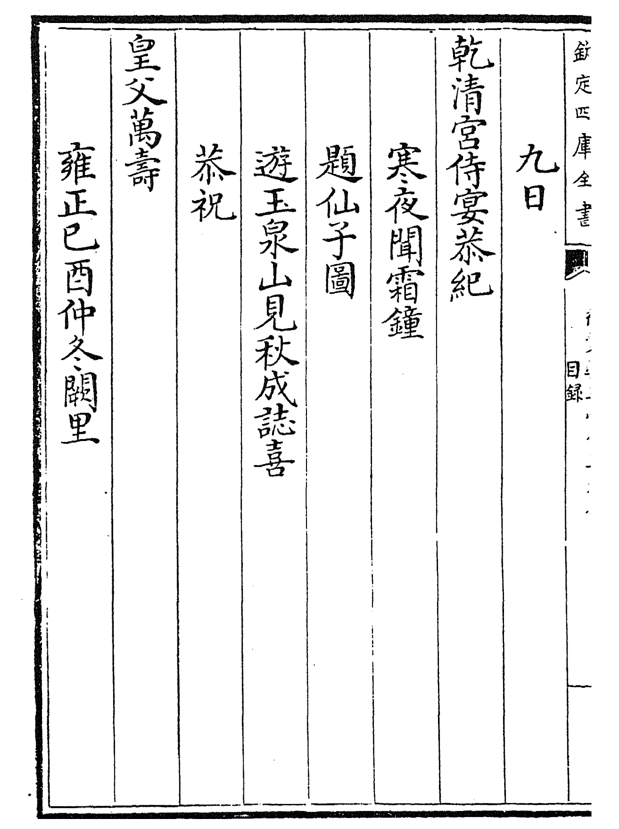
柳塘送春

夏雲

賦得秋水長天一色

水中樓影

新秋夜雨



文廟上梁前二日慶雲見

上躬詣太學致祭恭紀二十四韻

留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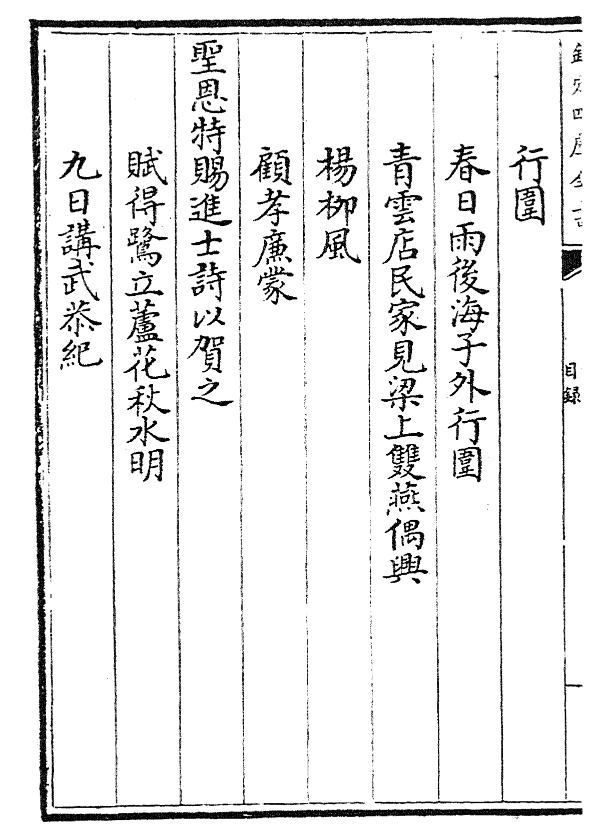
郭汾陽

已酉冬十一月二十一日

皇父御書立身以至誠爲本讀書以明理爲先一聯

恩賜懸掛書齋以寓訓誨至意恭紀

臨池柳



九日登高

霜隼下晴臯

壽五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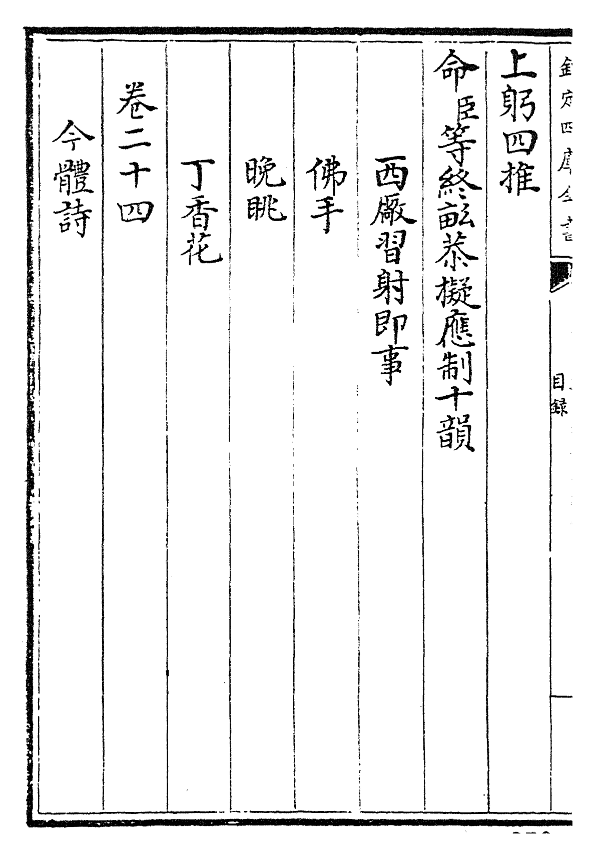
帝京雜咏

辛亥二月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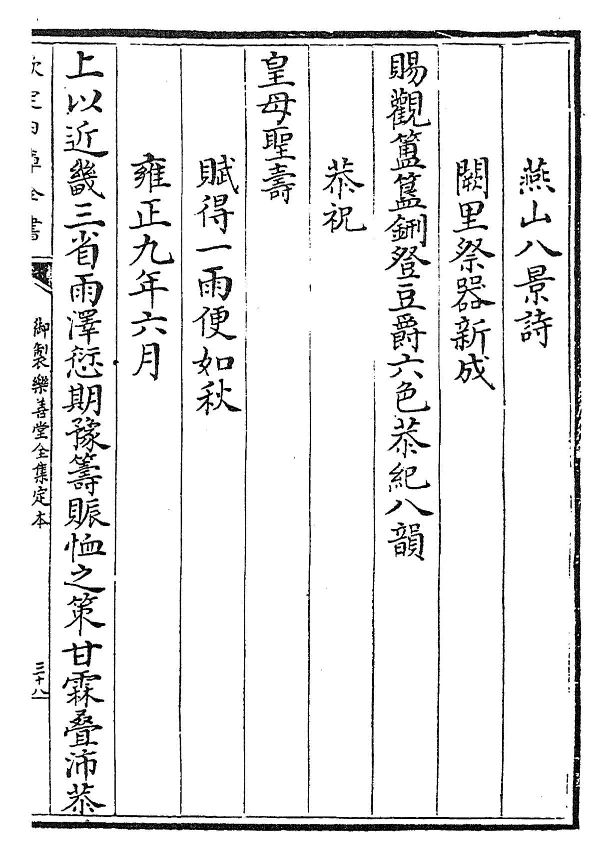
皇父賜御書對聯恭紀

辛亥仲春

上幸豐澤園演耕耤禮



卷二十四
今體詩



燕山八景詩

闕里祭器新成

賜觀簠簋鉶登豆爵六色恭紀八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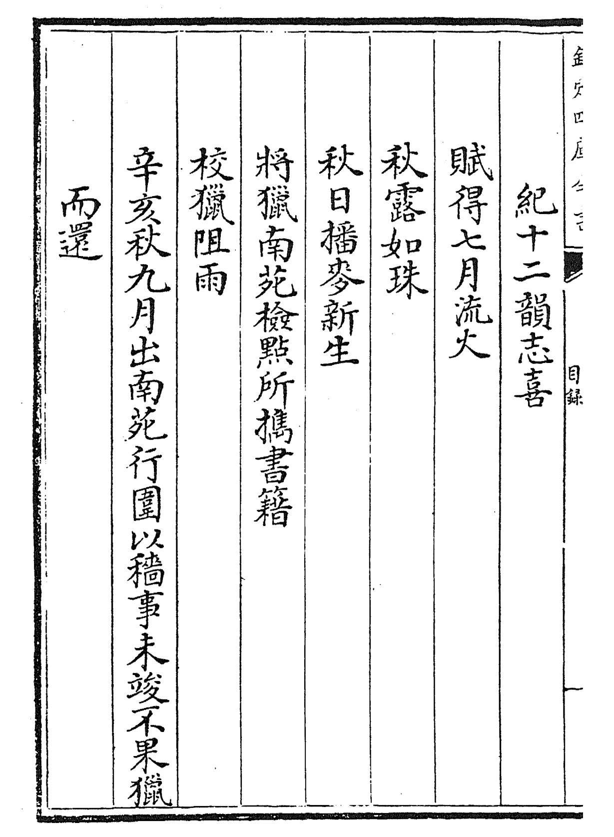
恭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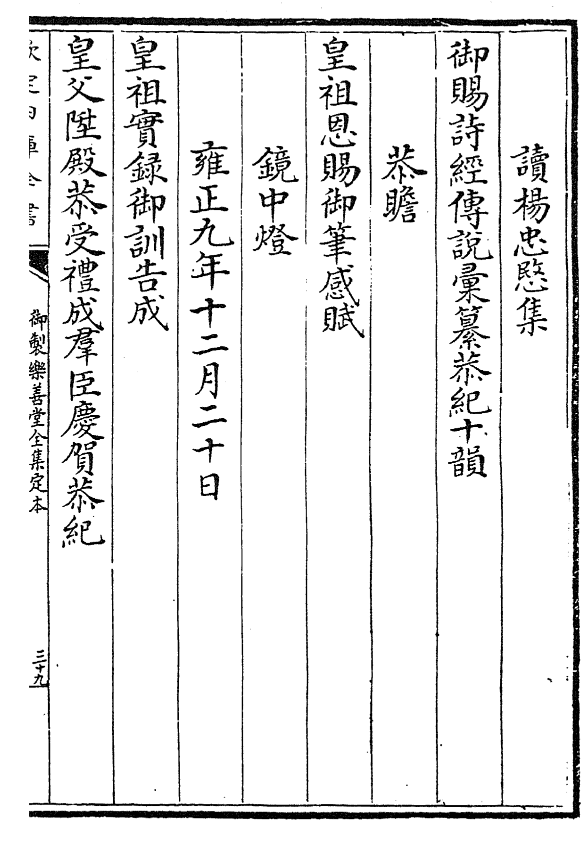
皇母聖壽

賦得一雨便如秋

雍正九年六月

上以近畿三省雨澤愆期豫籌賑恤之策甘霖疊沛恭





讀楊忠愍集

御賜詩經傳說彙纂恭紀十韻

恭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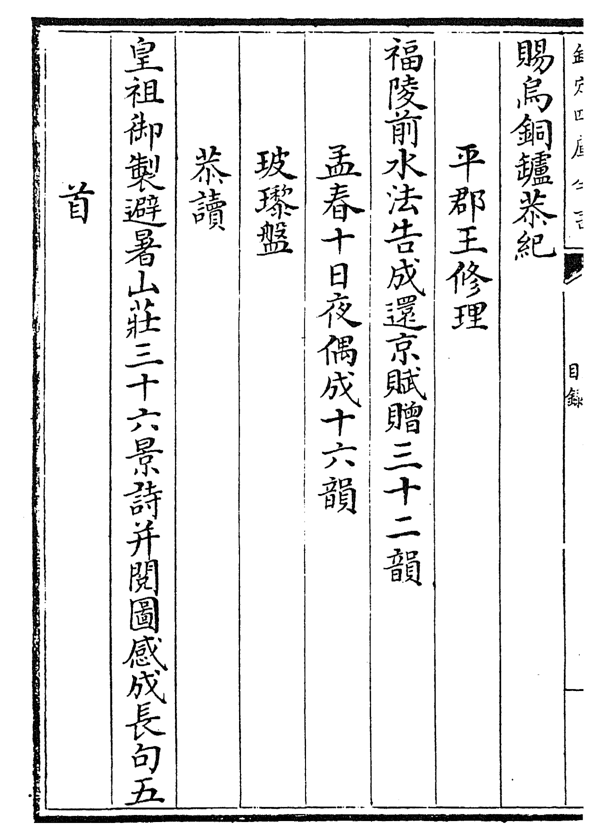
皇祖恩賜御筆感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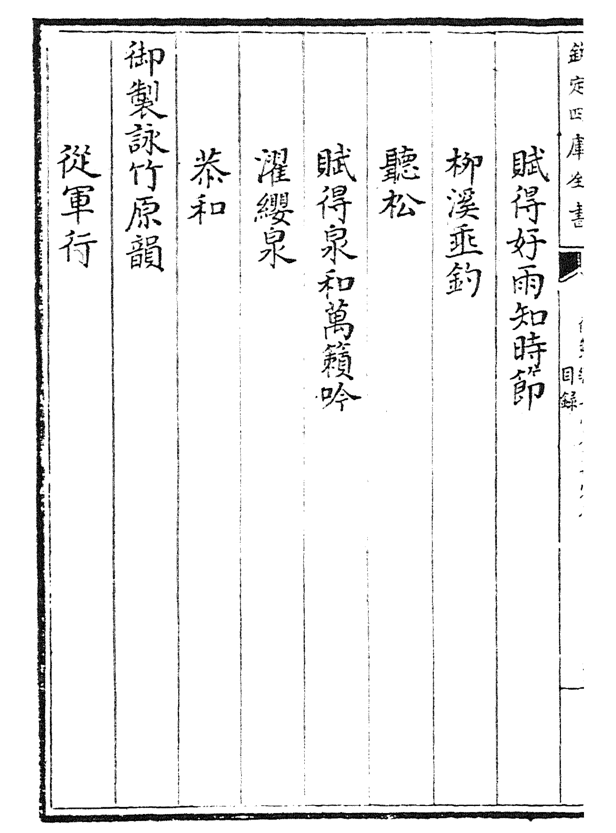
鏡中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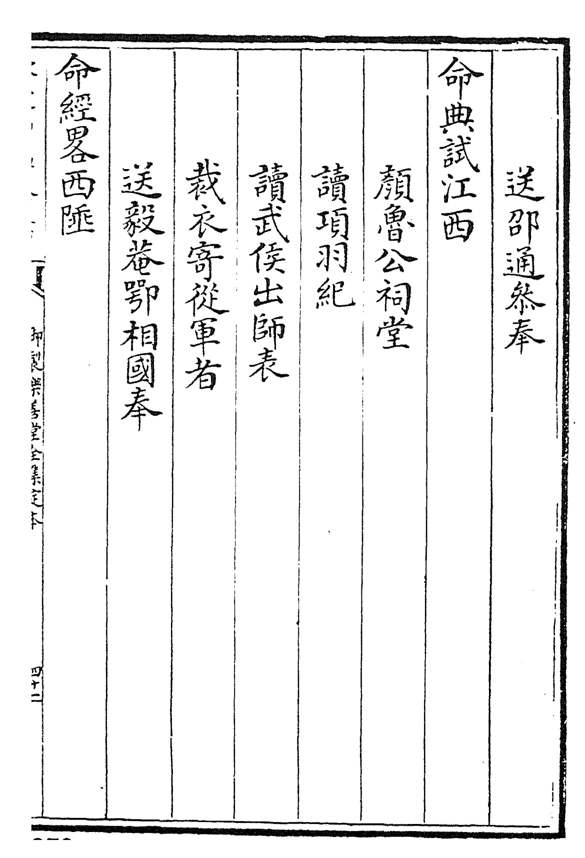
雍正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皇祖實錄御訓告成

皇父陛殿恭受禮成羣臣慶賀恭紀







送邵通參奉

命典試江西

顏魯公祠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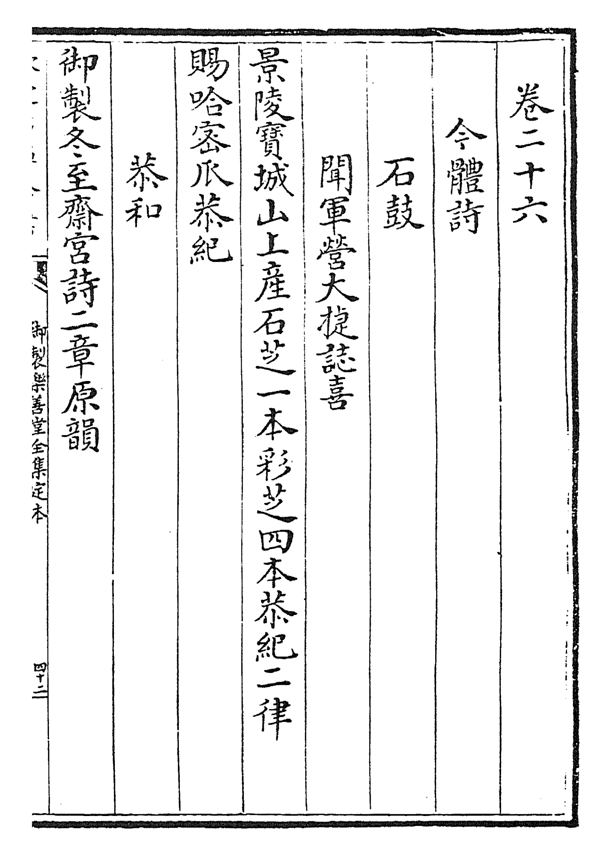
讀項羽紀

讀武侯出師表

裁衣寄從軍者

送毅菴鄂相國奉

命經畧西陲



卷二十六

今體詩

石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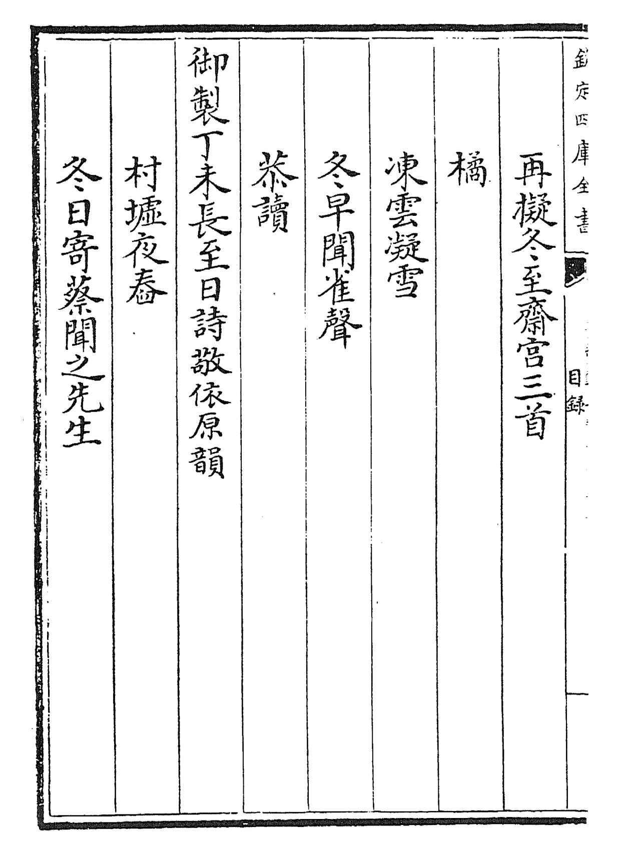
聞軍營大捷誌喜

景陵寶城山上産石芝一本彩芝四本恭紀二律

賜哈密瓜恭紀

恭和

御製冬至齋宮詩二章原韻



詩思

奉和二十一叔父用蟬聯體賦得松風雪月天花竹鶴雲烟詩酒春池雨山僧道柳泉原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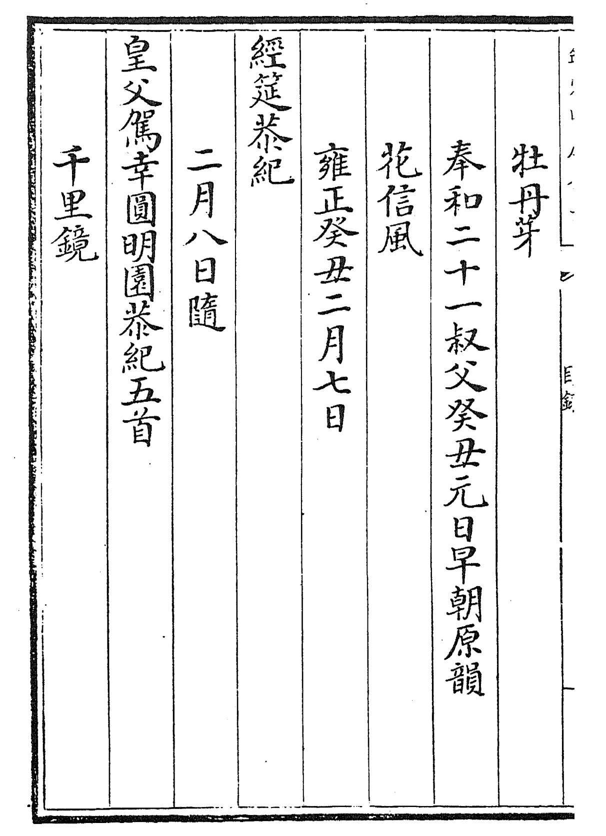
立春前五日以詩代書問蔡先生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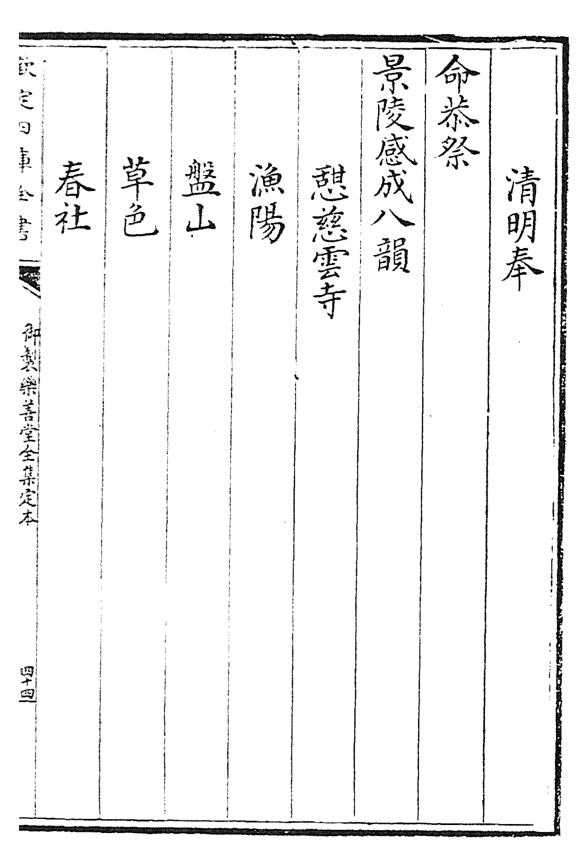
臘月十九日立春

玉河氷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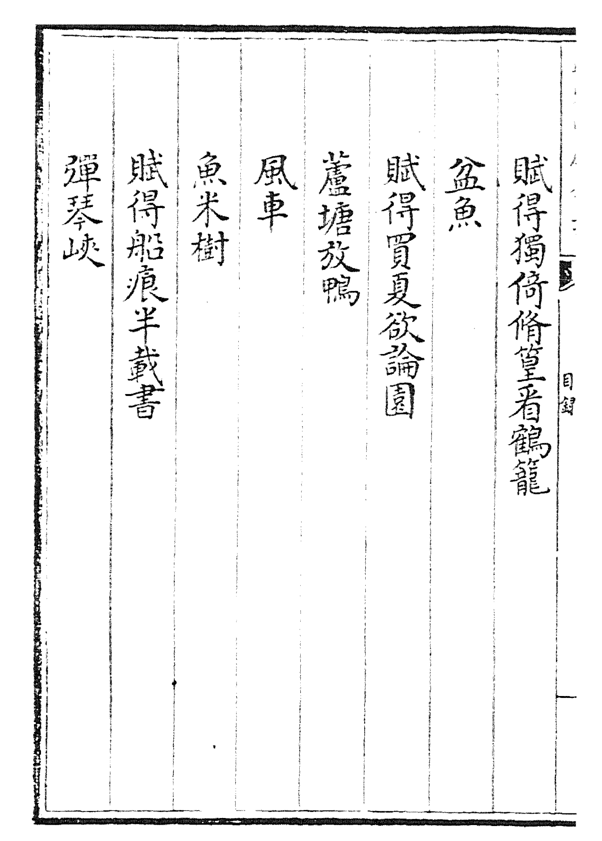
玉河春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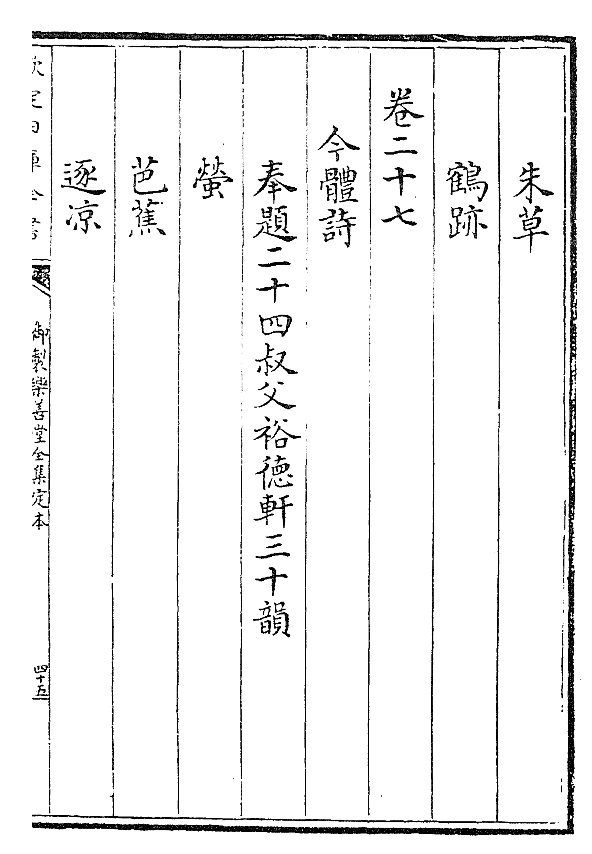
探春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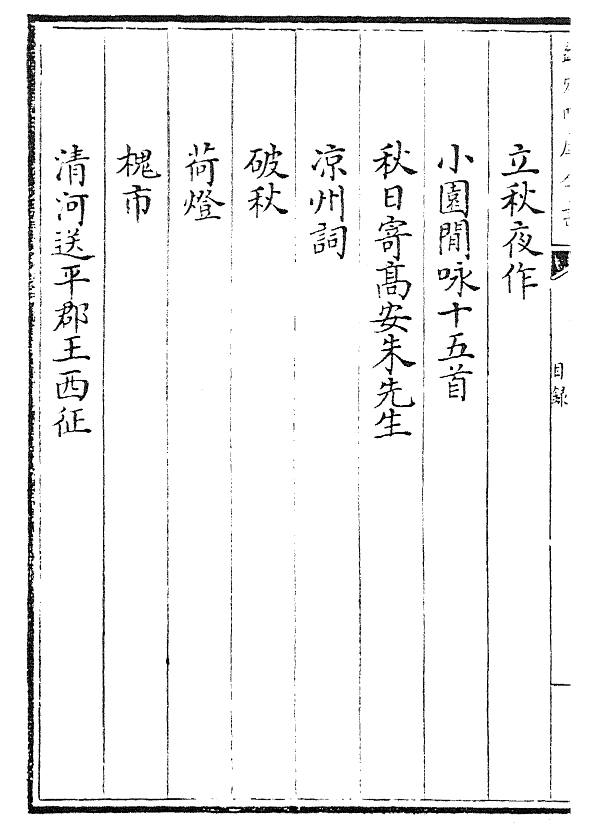
清明奉
命恭祭
景陵感成八韻
憩慈雲寺
漁陽
盤山
草色
春社





卷二十七

今體詩



秋社

賣菊翁

夜聽落葉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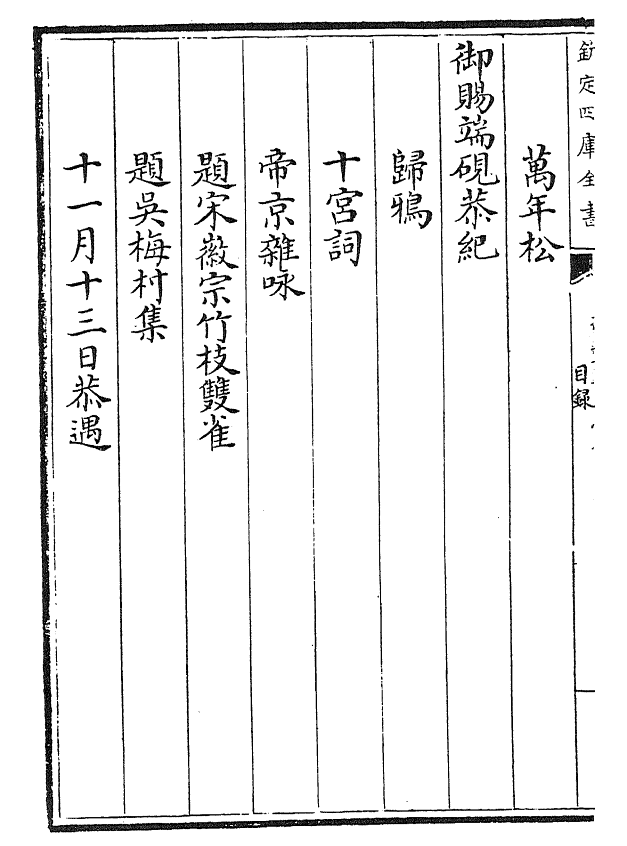
始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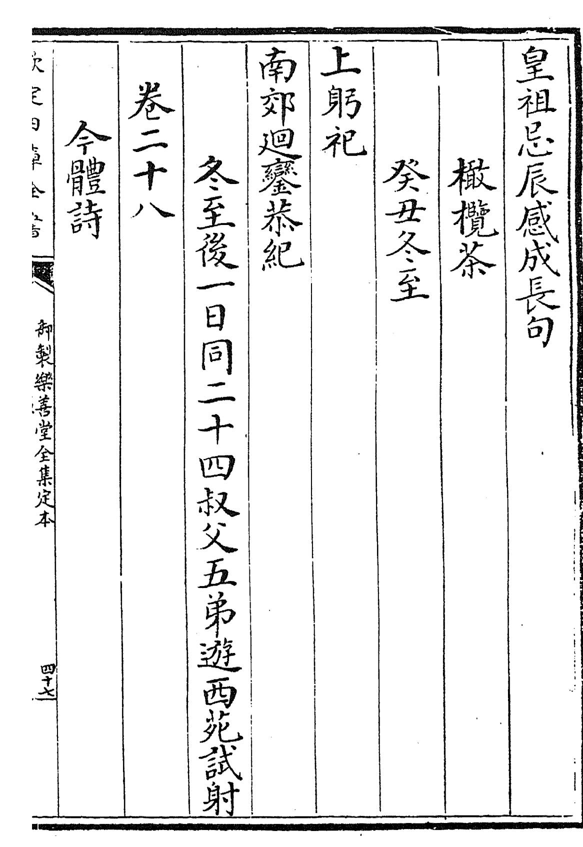
賦得野徑尋梅見小春

櫽括蘇子瞻後赤壁賦即用賦字

送桐城張先生暫假歸里

西廠騎射





皇祖忌辰感成長句

橄欖茶

癸丑冬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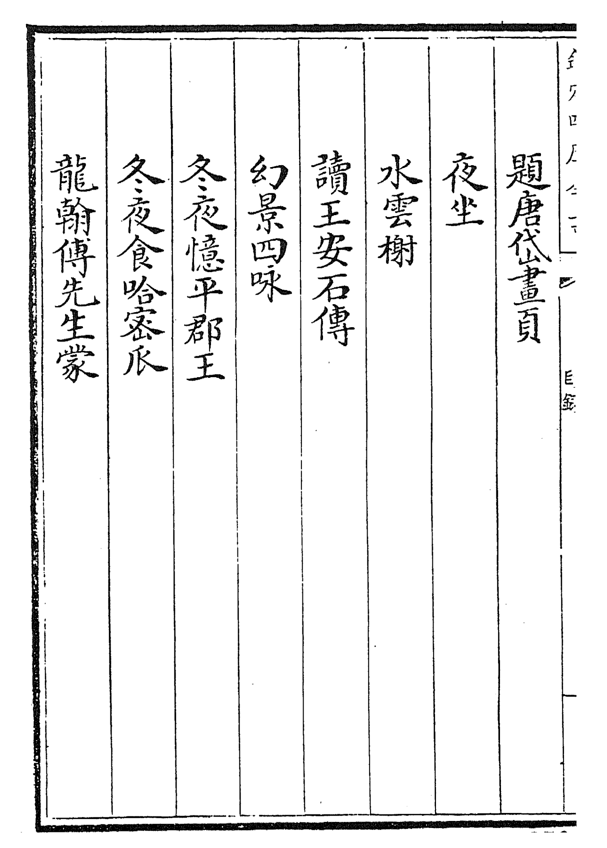
上躬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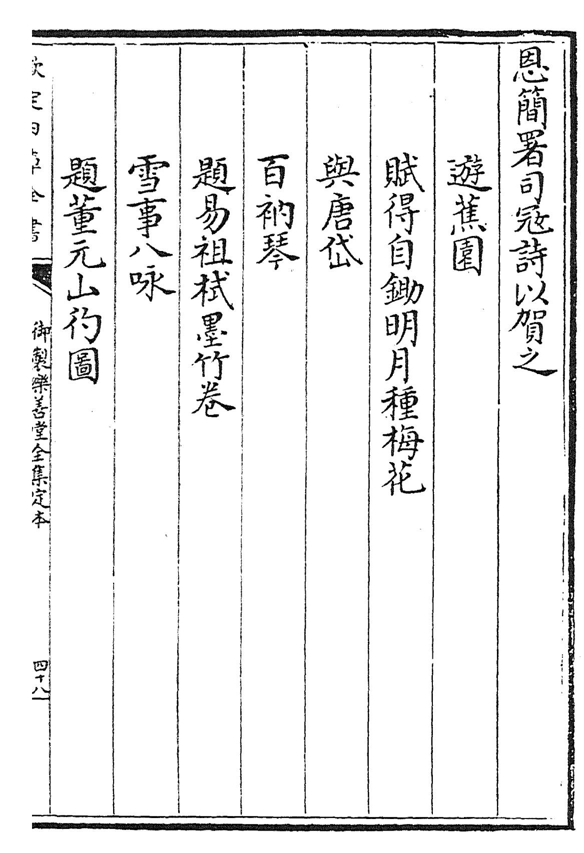
南郊迴鑾恭紀

冬至後一日同二十四叔父五弟遊西苑試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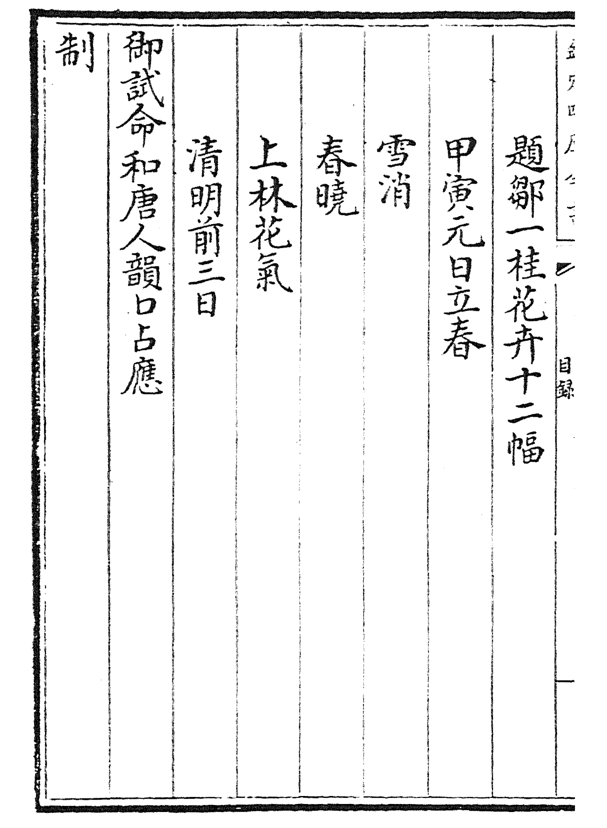
卷二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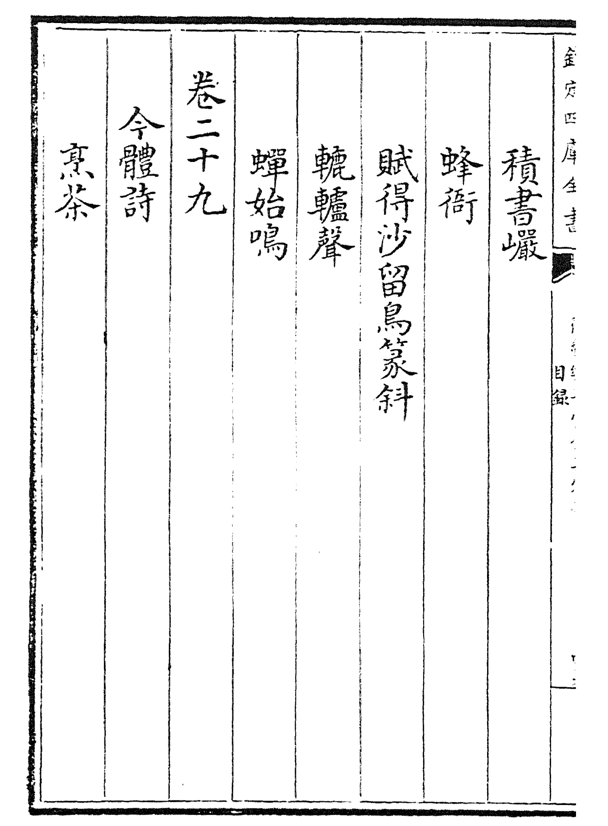
今體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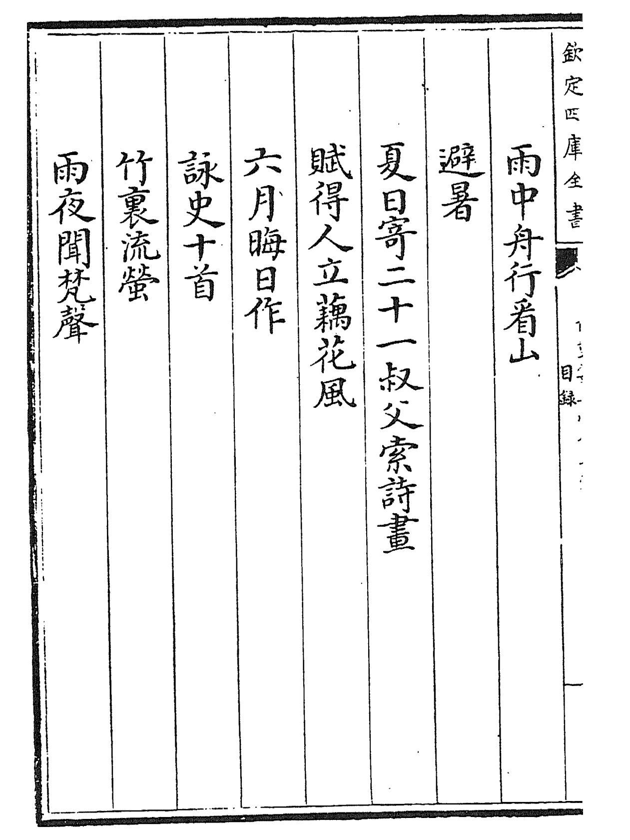
恩簡署司寇詩以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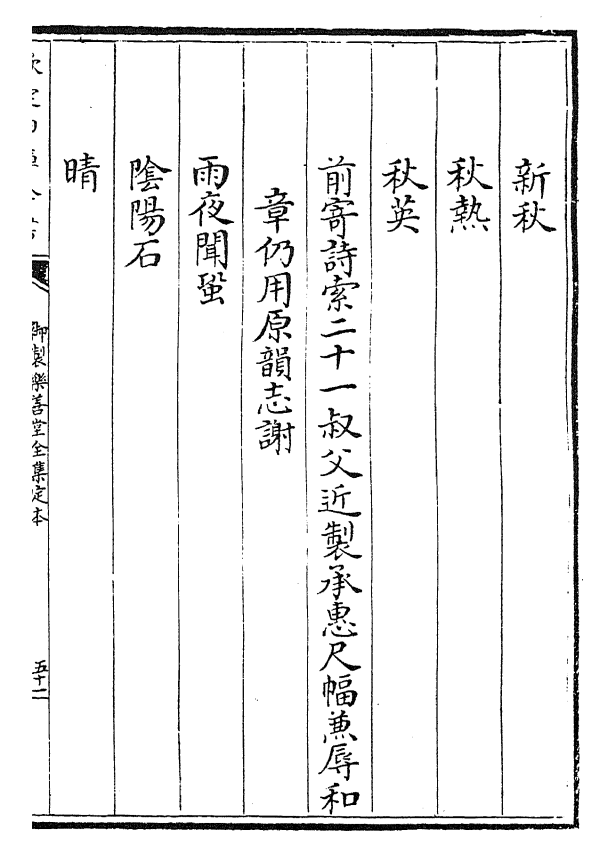




卷二十九

今體詩





新秋

秋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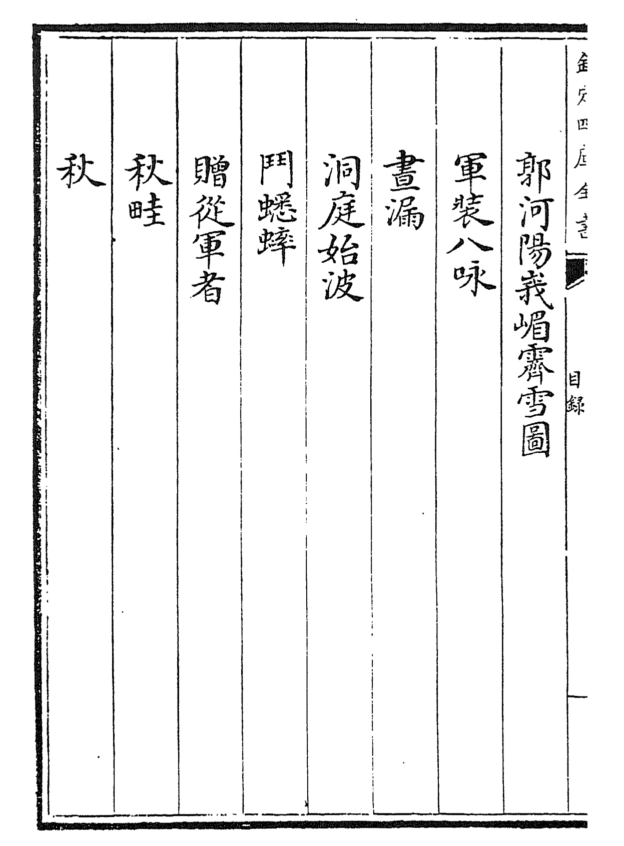
秋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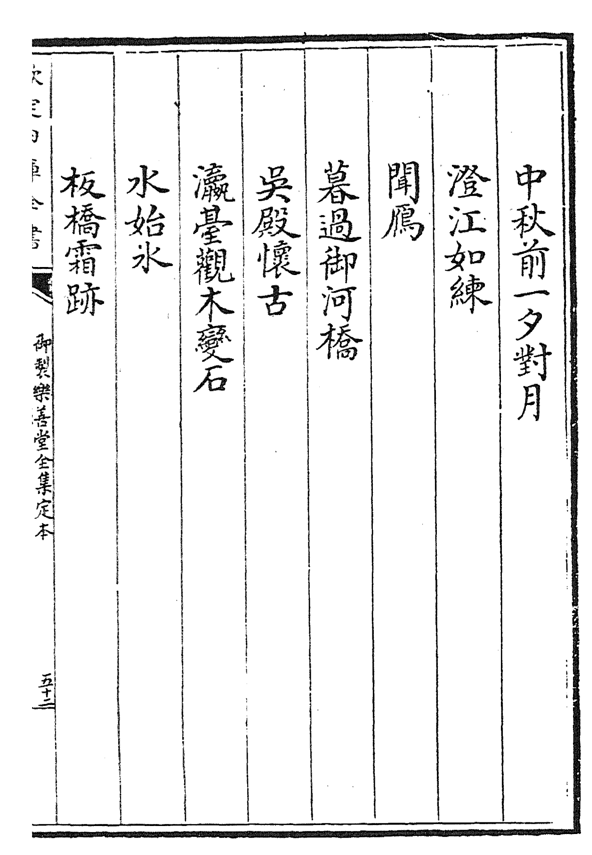
前寄詩索二十一叔父近製承惠尺幅兼辱和章仍用原韻志謝

雨夜聞蛩

陰陽石

晴





中秋前一夕對月

澄江如練

聞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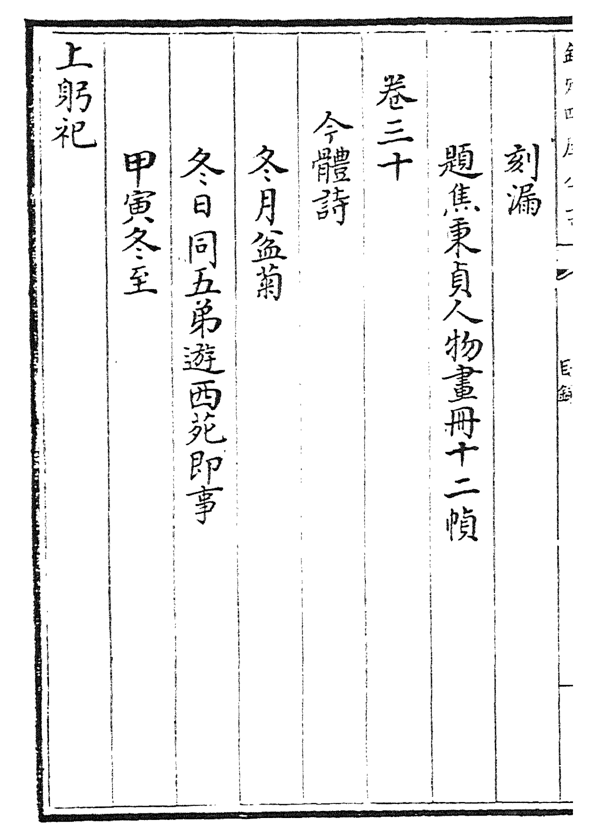
暮過御河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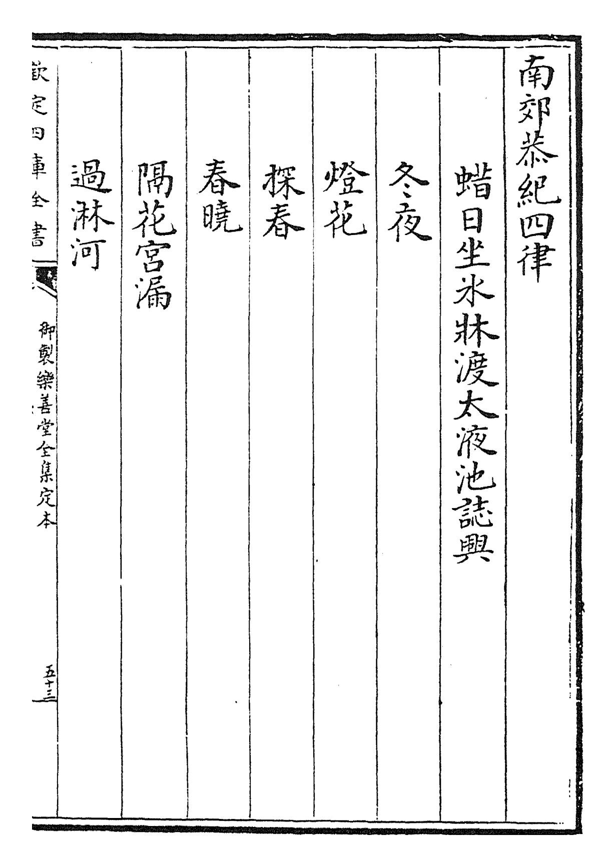
吳殿懷古

瀛臺觀木變石

水始氷

板橋霜跡





南郊恭紀四律

蜡日坐氷牀渡太液池誌興

冬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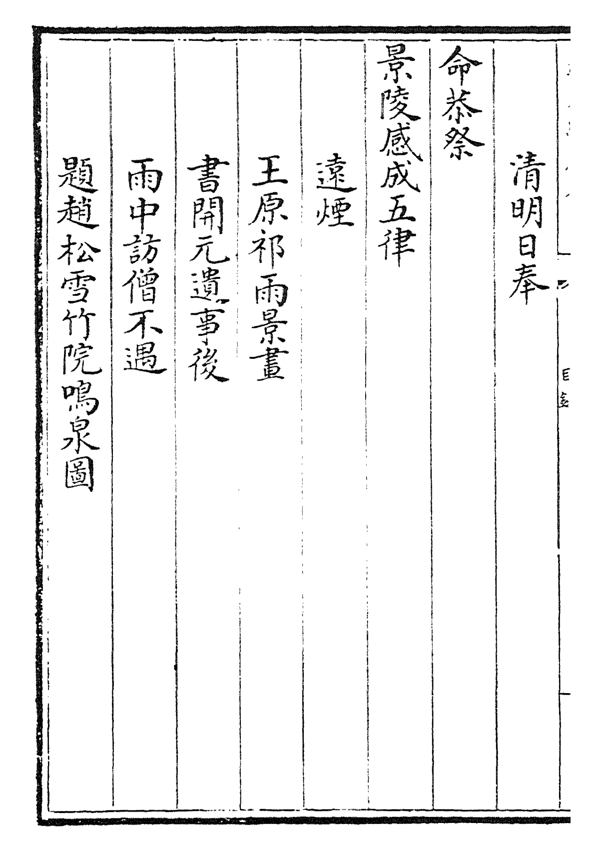
燈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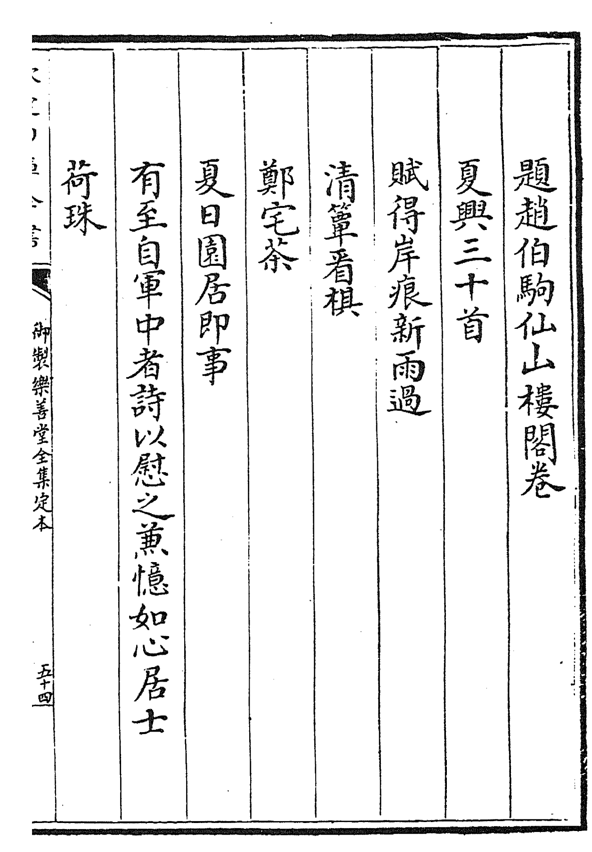
探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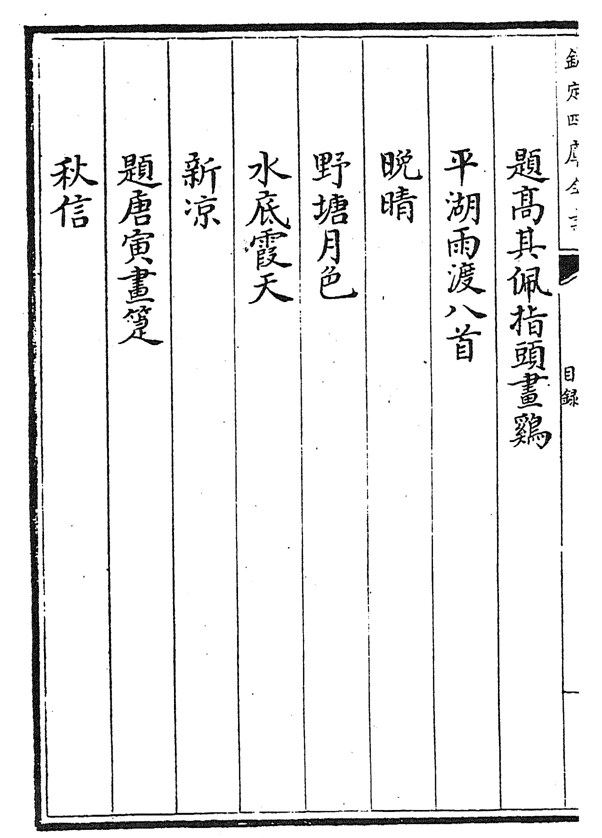
春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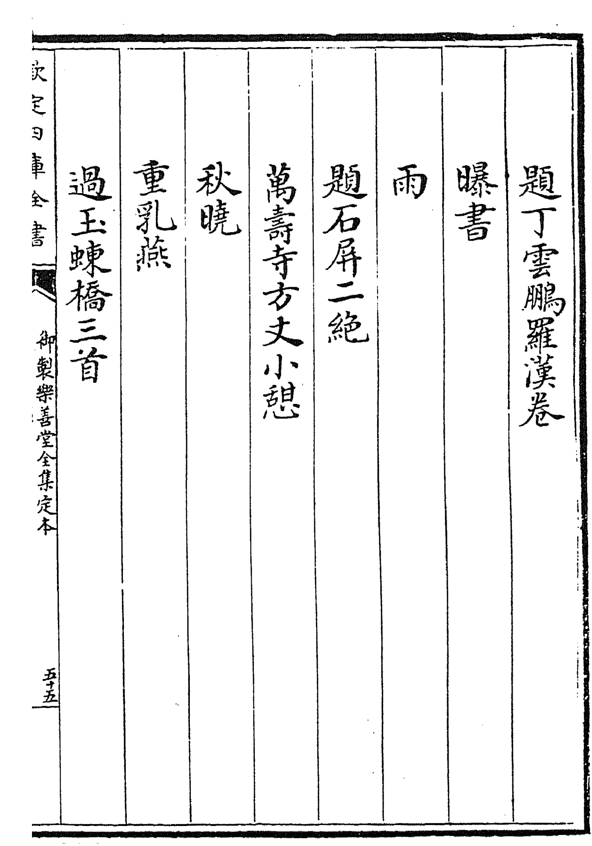
隔花宫漏

過淋河









題丁雲鵬羅漢卷

曝書

雨

題石屏二絶

萬壽寺方丈小憩

秋曉

重乳燕

過玉蝀橋三首

臣等謹案

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三十卷乾隆二十三年協
辦大學士尚書臣蔣溥等奉
敕重編我
皇上詩文總萃富有日新雍正庚戌之秋始訂為
文鈔十四卷乾隆丁巳取
文鈔所載十之三益以乙卯以前續著十之七彙
為

全集頒行宇内至是復以初刻卷帙較繁

特詔内廷諸臣校閲删訂省去制義一卷得

旨刋布愈有以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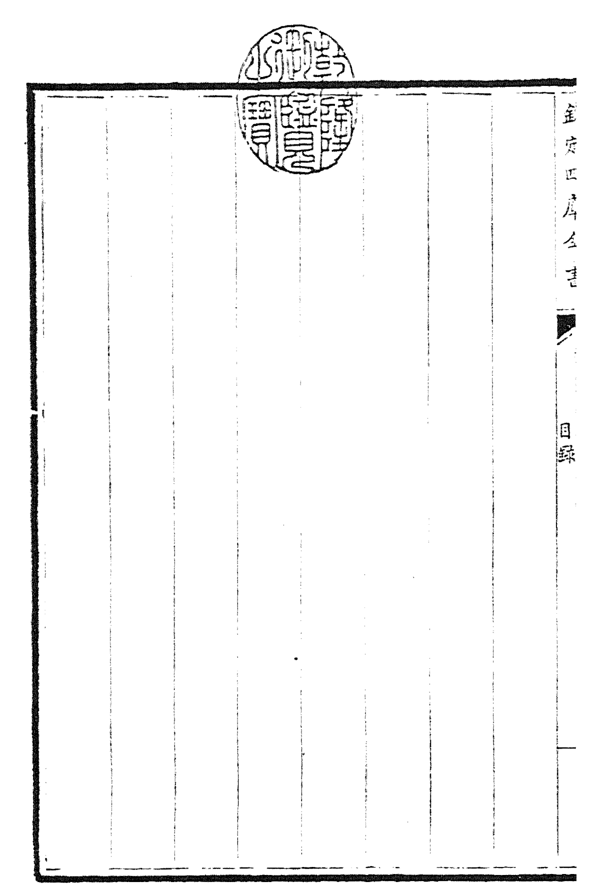
日進無疆之學與

聖不自聖之心並昭示無極矣乾隆四十一年六

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目錄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秦在亶